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舊聞零拾

鄧之誠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舊聞零拾

長安宮詞 棋祥故事 東陵道

護國軍紀實

長安宮詞

蕭田題

太歲在己卯  
古吳鄧氏五  
石齋精印本

當辛丑壬寅之際嘗於先君子案頭見長安宮詞槧刻精美心知愛好其後屢求不獲時縈胸臆間去冬始見蜀中翻本適有舊聞零拾之輯遂以著錄聊廣其傳行款仍舊意在留真輒近競尙秘史人情險巇樂窺隱秘自傷忠厚待人以不肖之心立論務爲谿刻自謂發覆抉疑其風曼衍深中人心至於高科世祿撫拾流傳愴恍之詞不惜裝點加之粉飾豈非輕薄之尤世皆好奇矜異反視平實無欺者爲不足道若此書之不甚顯即其徵也孝欽以女主臨朝五十年威靈政出房闈雖稱制出令嗣主徒擁虛器然鼓舞人才皆稱任使進退誅賞頗寓權衡抑私親杜倖進董元醇楊崇伊首請垂簾未獲階進使無外患則

中興之治亦有足觀晚召庚子之難貽禍家國然而積恥思雪君子傷之謗議之始蓋由戊戌變法新進小夫妄陳利害冀窺鼎鉉事敗逃亡橫肆詆譏外立之帝慈孝本難不事調護而說以武成北宮之事寧得謂平至若游觀進獻清制如斯頤和卑隘尙遜三海更無論圓明矣費出內帑益以報效海軍挹注事由朱邸所以堅信別具苦心動曰千萬無乃未察虛誣之語旣布寰中迷罔之書盛傳海外積非成是宜其以是爲非予客居京華垂三十載考求信史遍質通人知胡君所紀猶爲近實雖辭多稱頌要有可信耳胡君字研蓀湘綺高弟今讀其詩懇款悱惻不失風人之旨蜀信多才云民國己卯夏五鄧之誠

長安宮詞

行在內廷支應局督辦署陝西鳳邠鹽法道授江安糧儲道臣胡延恭紀

鏡裏八流縈紫甸雲中雙闕擁黃圖漢唐王氣今銷歇又迓

變輿作帝都

光緒庚子八月奏明設局恭備供兩宮在太原下兩院巡幸西安護撫臣端方

所居南院則總督行館也聖駕蒞止居於北院取其屋舍較多然草草修葺僅蔽風雨而已

傍水千廬似客寮六飛停處雨飄蕭王公箇箇如楊柳汨眼愁

眉過灞橋

聖駕於九月初四日辛酉安午前到灞橋首官跪迎道周傳膳後入城是日霰雨

南院高寒北院低 御廚東設炭房西日中 殿上呼寬達零

落貂璫總不齊

行宮極狹隘膳房在東炭房在西內監惟御前供奉者在宮中餘俱在

新立屏風對 寢宮朱牋戩穀字當中 聖人初試霜豪筆寶

硯烘殘墨暈紅

於上時硯冰久涸 命熾炭 炎之以朱筆親書戩穀二字於

多難尤應惜寸陰卑宮菲食 聖人心土圭五寸臺三尺但覺

長安日易沈

寢宮無香漏 設木香以測日景

不因苦諫伏青蒲崩角都教內監扶祇爲月宮門戶小團圓不



便老臣趨

兩宮初蒞長安王相行宮二重殿東室召見臣工門作圓  
月式垂棉布簾為門限所阻仆於室內趨尙  
書繼之又顯兩宮亟命內監扶  
起次日即斲圓為方寬綽無礙矣

聖壽都教罷

御筵每逢佳節泪潜然從臣漫點梨園籍更有

何心奏管絃

聖駕幸陝未久即值斥不許嗣後每遇佳節一切典禮筵宴  
以進兩聖聞之嚴斥不許嗣後每遇佳節一切典禮筵宴  
均先期降  
詔停止

雨裏青驛路百盤秦雲西望怯長安三城才得蕪亭粥信有人

間行路難

延拜西安知府之日出命都情狀及道二日所遭  
為述七月二十一日出命都情狀及道二日所遭  
恩召對下兩聖  
隨擊下延亦

長安宮詞

二 舊聞零拾之一

痛出哭失聲後一言幸陝心輒悸之即兩聖過懷有來西縣始得安進之勝

三城名

拾橡空山繭足行麻屨謁帝不勝情重勞天語詢兒女知

在長安望月明

慈聖詢延出都月日并問過宣大時家小曾否受驚延詳陳以對聖恩高厚舉家感激涕零

減稅蠲租卹嘆災興元重下詔書哀二千石要知民隱取汝

曾為縣尹來

兩聖深以秦中災荒為念問延官山西時曾否從事賑撫延奏山西壬辰年北路被災會隨護撫臣胡聘之籌辦急賑

慈聖云胡聘之為京卿時派辦畿輔賑務甚為盡心隱所延到任後務以賑事為重且云汝歷官劇縣必能周知民隱

以特簡首郡者正以此耳

百萬哀鴻泣路歧 九重連日沛恩施 炊煙濃處朝曦上 正是

城中飯熟時

秦中苦饑遠近饑民聚於長安兩聖命於城關增設粥廠二十餘所就食者日恆十數萬人苟非聖駕在此郡省赴無此財力斷乎

朝來積雪壓柴門 鶉結爭趨祇樹園 共喜萬間開廣廈 寺名真

合號 慈恩

慈聖又命撫臣於城關設暖廠十餘所城外雁塔寺齋舍較多饑民就撫者倍於他廠

供奉何人進畫圖 行宮亦有憚清于日長 頻喚先生入伏地

閒談當說書

雲南蔡婦繆素筠以畫供奉慈甯久矣太后西幸隨駕至長安仍居宮中太后幾暇無事輒召入寢宮賜

長安宮詞

三 舊聞零拾之一

坐地上閒論今古內  
監皆稱爲繆先生

藁礎遠隔雁門關 禁院深深鎖玉顏不是內家有拘束出門

早化望夫山

繆素筠有姪留滯北都姪婦年二十餘素筠隨駕至秦  
攜以入宮居於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終日不得出戶

繡函遠自故宮來料得威姑忍泪開獻襪正逢長至日北風吹

老一陽回

十一月冬至前二日北京某人至遣人行在留京王大聖履蹟數事  
獻皆食物常品惟穆宗某妃遣人齎獻慈聖履蹟數事  
爲適用之物

栗烈何人耐歲寒尙方猶自御絨冠敝貂淺託紅絲結多少從

臣帶泪看

長宮諸工皆劣紹皮又遠莫能致出偏覓豐紹不得僅以簪秋  
帽秦撫岑春煊請易紹簪親手捧出徧覓冬日猶御絨以簪秋  
之紹簪

鳳池春暖衍恩波玉紐朱絲字不訛竹契魚符遺制在不愁少  
府費錢多

慈聖防弊極嚴慮糧臺支應局或不免中人求取特紹主  
者宮中支一錢一米必以朱泥小印爲信以故兩局月費  
不及萬金始終無求索之弊印文  
曰鳳沼恩波慈聖所常佩者也

祀罷勾芒送卻冬土牛濺濺鼓逢逢小臣自捧新圖進畫筆居  
然有戴嵩

庚子十二月立春先一日迎春祀勾芒神因念都城是日應  
由順天府進春牛及春山寶座延守郡行京與順天無異特  
選畫工依欽天監頒式寫春牛圖進呈  
順天府亦寫圖由驛馳至同於是日呈進

長安宮詞

四 春聞零拾之一

半臂輕籠繡蟒衣中官三五立金扉 聖人新御黃絲帽長穗

垂肩看賜緋

除夕前數日 召行在官員有 內廷差使者各賜綢緞數  
端是日午後同詣前殿謝恩 臬上御便服小冠冠頂緞

紅絨結垂肩黃絲穗長尺有咫內監皆服蟒  
袍外罩青色半臂而以藍布裹頭如營兵

鏤玉堆槃菜甲鮮咬春遺制至今傳小臣不作承明夢也傍

堯廚撰御聯

立春日宮中以大盤二各盛生蘿蔔二條鏤字為聯分呈  
兩宮謂之咬春延應 命撰二聯語內監有善鏤字者刻畫

甚精此沿前  
明遺制也

忽傳五福降中天萸帶蓮袞拜殿前 天語溫和褒政美臣心

不二 主恩偏

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兩聖賜臣延及內務府馮光遠署督河南

道李紹芬延御書福字各一方諸臣同詣前殿謝恩之

慈聖數目延端布政奏曰此西安知府胡延也慈聖謂左

門鎖金蟾夜漏長中官吹燭倚迴廊碧闌干畔施茵褥直把珉

階當玉牀

兩聖寢宮窗外每夜有內監數人更番坐守臥者即在階上陳茵褥焉

金貂簇簇紫茸翻鶴鷺分行靜不喧平日 宮廷能造膝朝班

却在二重門

辛丑元日百官詣行宮朝賀者在階下御前殿以下坐王公皆

在二門外延等平日供奉在寢二宮階外矣

長安宮詞

五 舊聞零拾之一

奉 宸久作禁臣看幹辦勾當事幾端宮監不分中外秩傳宣

猶自喚都官

延守西安之日即入內閣門散值俄權糧鹽道篆每日辰初入

象提調如故 宮門差委員湯有志尹馬蔭梧舒鑑陳官詔等八人

則朝夕在 宮門差委員湯有志尹馬蔭梧舒鑑陳官詔等八人

亦有材官似虎羆迎 變為說出關時播遷倍覺 君王

重翼蔽方知 聖母慈

京師七月之變 兩聖乘車至沙河峯春煊步師迎之 駕隨

步不離宮為延言 有聖駕出居庸關時匪黨四出槍彈如雨

皇兩聖共乘一車 清亦跪上請之內 慈聖泣然曰皇帝關蔽之重



何可使臨鋒鏑予老矣殆無妨也嗚呼患難之際於  
彰泰清言至此涕泗交下鬚髻奮張延聲聞之幾於痛哭失  
聲矣

八扇金扉向曉開  
淩寒奉帚暫徘徊  
當階仰見天顏樂笑汝

秋風折桂來

聖駕初至宮門委員陳官詔每晨入內視灑掃一日慈聖  
聖見之願謂陳曰汝何官陳跪奏曰臣大挑知縣也

驟然曰汝舉人耶

獨駕柴車出建章  
黃雲隴首望新疆  
可憐十萬橫磨劍  
祇賸臨

歧汨兩行

兩聖至長安後譙責肇禍諸臣命趙下之日延詣瀾公英年  
趙舒翹行館宜詔親率提騎逮英趙二人入獄次日復以

官車道瀾公就道瀾公以宗室  
近支得從議親之條發遣新疆

長安宮詞

六二 舊聞零拾之一

那有鼇山畫采繪 帝城元夜冷如冰中宵好是團圓月滿照

### 宮庭當試燈

長安元夜燈火最盛兩聖以年歲荒歉宵旰憂勞不許民間放燈宮中惟以紙糊數燈懸於門楣十六夜後即命

撒去

蠶牕高敞試嚴妝八扇門開透曉光禁院無人花露溼當階新

### 熬一鑪香

太后寢宮每晨當院設案置鑪燒香一支太后妝罷傳膳香亦燼矣

壓綫 宮闈久被恩何年重返苕蘿村昨宵新作 去聲 還鄉夢

### 春水如雲綠到門

慈聖在京召選浙中婦女能紡績工織纈者數人納於宮中以教宮人 聖駕至奏隨者一人而已

長養 宮中似日禪五年繞膝愛嬰婉北風驟緊蘭芽折內侍

人人哭弄兒

織婦挈一子居宮中歷五齡矣能言能笑請安跪拜如儀  
慈聖劇愛憐之每膳投以果餌必跪謝然後食冬月在

行宮驟感寒疾一夕而  
天 慈聖不憚者累日

半開鸞鏡淺勻妝來往珉階姊妹行問罷早安垂手立數珠新

染布衫香

慶邸三女皆年少居於行宮極爲儉樸平日皆著布衣  
其少者但施朱粉入寢宮間安恆持香珠串長尺許

莫唱迴波桺桺歌風霜老卻鏡新磨挑燈爲說當年事曾奉

湘君走熱河

內監有高四者年六十八矣自言昔隸宮中樂部爲生翹  
旋改隸後宮給事庚申京師之變曾侍 慈安皇太后幸熱

長安宮詞

七 舊聞零拾之一

始末又復錄言歷事宮三朝夕兩隨播運衰病侵尋思歸至切回

憶五十年前圓明園紅氍毹上綠鸞天寶遺事也

覽奏臨牕耐曉寒暫移日影上花闌監奴長跪從臣立彷彿

儀鸞殿裏看

兩聖殿間覽章奏俱在寢宮聽下奏事太監呈摺訖即跪於案前延等有事入內輒立於牕外

徹饌頻聞步履聲挑燈夜夜繞廊行重門聽下黃金鑰倖直歸

來恰二更

慈聖晚膳後必在寢宮前後巡行一周然後回門宮監謂之遶彎延等閣下燒鑰即歸休矣

出納絲綸仗老身手擎黃匣往來頻六曹三院諸司吏都作奎

章閣下人

舊制也內廷設宮內外奏事官惟內奏事以滿部員充之內奏事

則太監也內廷設宮內外奏事官惟內奏事以滿部員充之人通擢宣

旨往來大臣內直廡亦各部院司員領批摺內廷者悉集前殿東室後

軍機大臣內直廡亦各部院司員領批摺內廷者悉集前殿東室後

亦離息於茲辛丑夏間都中外奏事官始至

鏡鑷經旬整 御容侍香昨夜返金童近臣逸樂 天顏喜不

復殷勤覓薙工

聖駕出巡十日一薙髮宮監執此役者均未從行屆日銀四特

命侍郎溥興覓工出入由侍郎帶領每請髮一次賞工銀四特

兩幸西安半年後內監擅此藝者始自都來行在

草草穿成百八珠朝冠一樣伴珊瑚探囊幸有辛家料未必千

金值一壺

屬從諸臣平日俱行裝惟萬壽元日著蟒龍補服瓜佳相

國以數金買一朝珠兩聖見而問之相國具以實對君

臣感謂之餘轉以爲笑自都攜出者立以進未搃有煙壺適相國囊中貯有二壺係自都攜出者立以進未搃有煙壺適家皮料靈價極昂都中豪貴爭購之有以千餘金買一壺者

魚貫何人永巷迎一星長傍月邊明  
臨牕夜夜呵鸞鏡畫燭高擎過五更

聖駕西巡後宮從者惟皇皇后蓮妃二人同居皇上寢宮後小屋三楹每晨皇太后必親往侍奉

無人深夜抱衾裯那見新詩出御溝  
祇有垂髻三五輩簪花捧

兩宮侍女不及十人年皆在二十歲內月錢在前路糧臺支給謂之女子口分

慈甯儉德幾人傳夾布簾開踐破氈  
最是寢宮門扇小玻璃  
斷處綴連錢

兩宮力崇節儉宮中布地用極薄舊氈命延等入內欲易以新者慈聖不許寢宮門榻玻璃破舊氈命延等入內欲易以新黏之綴

翠鼎濃煎上藥宜太原回首下車時 行宮日午鷓行散別遣

### 中官 召御醫

兩宮西巡以來雖極憂勞而聖躬常豫慈聖小方煎膏在太原時巡撫薦縣丞葉嗣高請脈立和胃舒肝之方煎膏以進幸西安後大臣復薦知府吳觀樂知縣徐本麟與太醫莊守和等於復視朝後入內請脈以為常

月頭不費買花錢那要官家粥米田信是周南風俗好王姬先

### 詠柏舟篇

慶邸有女三人隨駕至長安其一少寡宮中呼為元大奶奶葛帔練衣不施朱粉居於太后寢宮西偏

微聞戚里走香車隔街遙看內苑花面藥口脂新 賜與拜

長安一宮詞

九 舊聞零拾之一

恩曾不過二家

王公福晉及外戚夫人隨屬者祗慶邸二側福晉及桂  
公夫人每逢令節頒賜入宮謝恩平日未嘗召入

局布無嫌吉貝麤繚綾雖細亦模糊江南進得千番錦得似成  
都貢綵無

湖北貢局織布疋數百束蘇州貢綢而無紗羅延等分購  
紗羅數十疋進呈兩宮夏衣始得無缺惟江甯織造增崇  
賚呈綢緞袍褂料數  
十箱以備賞需

不聞衛署報嚴更那聽城頭警夜聲祇有羽林兵四五 殿頭  
兀坐到天明

行宮禁衛雖嚴夜無傳報更者兩重門內邏者各守二十人  
皆岑撫部下甘軍殿上惟虎神營兵四五人秉燭守夜而已



滌瓊傳盃早暮趨玉階簇簇擁宮奴有人昨夜新承寵綴上冠

### 頭一顆珠

兩宮傳勝內監十數人來往傳通杯盤極爲嚴肅供此役者冠皆無珠蓋新造無秩者也間有供奉勤慎者超出儉輩冠

始有珠矣

強扶愁病走天涯回首并州泪旋措同伴相逢還絮語來時曾

### 薦八關齋

兩聖在太原嘗鑿時有內侍二人病不能從遂留於太原無何死其一翼嘗道許涵度爲營棺殮寄緹蘭若作佛事三日

其一罹病行間關至於長安兩聖以涵度能恤旅客也願江綸數卷賞之

行宮無地奏笙簧頻遣中官賜篋筐一樣被恩寬禮數殿前

惟拜左賢王

多聖駕在長安不能遍及而延與撫綏每賞必預一年臣王從先居後人  
得二十餘次恩至渥矣由中官頒發者內廷賞賚由奏事處  
頒發者必詣闕謝恩由中官頒發者內廷賞賚由奏事處  
各官必賜宸翰殊珍方入內叩謝餘俱由中官跪拜到蓋皆由  
免其謝恩惟蒙古親王那彥圖但被賞必詣殿跪拜到蓋皆由  
奏事處  
頒發也

天中誰復佩靈符處處朱門綴艾蒲惟有 寢宮循舊俗當楣

倒貼紙胡盧

端午日行宮內外門各綴蒲艾數莖兩  
聖寢宮門楣倒貼紅紙胡盧蓋北都舊俗也

雲牕高敞幕輕羅奈此炎曦返照何十丈竹簾新掛穩珉階風  
細蹙微波

慈聖寢宮階仄長夏日光偏射殊苦  
炎熱特命製竹簾數掛垂於簷際

爲想琳瑯夢石渠小牕鬢鬢午晴初坊間覓得新繙本不遺陳  
農訪異書

兩聖在行宮無書可觀時遣人在坊間購石印三通善本以朝  
聖訓御批通鑑輯覽測鑑類函諸書當事者欲求善本以朝  
進竟不可得

曲榭層樓宛轉通

聖人居處百花濃赭黃袍映朱闌立正對

終南第一峰

行宮惟終南山巡撫畢沅筆也 皇上寢宮在焉東有樓顏曰  
悠然見南山

玉龍汨汨引泉源水暖應知土脈溫新種荷花三百本小紅橋  
外綠雲翻

終南山館池水久涸上命汲井水灌之新種  
芙蓉因水性溫暖不能開花惟翠葉翻翻而已

長安宮詞

十一

蘇聞零拾之一

行宮無地築金龕妙相空來麗跋藍贏得從官三奉使香林深

處學和南

西藏蒙古屬實佛相至 行在 兩聖以宮中無地供奉先  
後 命胡湘林李紹芬及 臣廷賚至省城臥龍寺設龕以祀

畫棚高揭紫繩拖磳礮森森倚翠娥日午忽驚花影暗夜來新

覺雨聲多

行宮夏日搭蓋涼棚延 興巡撫升九布政使李紹芬 逐日入  
內帶匠棚凡四處 延 召見殿及 太后 皇上 皇后 廢

宮  
耳

賜茶小憩曲房隈抵得金莖露幾杯鈴索無聲花院寂揭簾忽

報 聖人來

五月某日延與升巡撫 李布政三人同入內帶匠時 太后  
初起知延堂早至特 命在東院小房內息各賜茶一杯

級語而出 皇上揭 入延三人 極長 曉請 安 上勞 問  
數語而出 上益聞步 偶入初不知 延三人 在內也

玉食何曾備萬方 黃綈輕冪試羹湯 大官選得雛盈握 別有金

錢出便房

聖躬在長安 力崇節儉 兩聖每月 茶膳兩房 所需不過三  
四千金 大坦坦 廚房百餘人 茶飯皆在此 數每展支 應局進  
進生 菜悉依 傳單 雞肉則在內 司房 領價不得 於支應局 常供  
增有所 益

幾日南薰滿漢宮 御牀茵褥一重重 桃笙象簟渾難得 聊翦

輕黃葛布蒙

長安四月已 苦賜矣 行宮 卑隘 尤甚 兩聖 寢宮 及 召  
凡殿 御牀 茵褥 仍用 綿布 慈聖 召延 入內 諭買 黃葛布  
蒙之 秋後 撤去 仍可 施殿 其節 儉如此

長安宮詞

十二 舊聞零拾之一

日暮陳宮失應劉淮南雞犬亦荒陬翩翩鳳翮延鴻閣此是

天潢第一流

近支王公隨居者惟貝子溥倫每晨必至西室為王公及禁

清淑性尤好文宗室令器也 行宮前殿西室為王公及禁

文衛武員直廬東室則軍機大臣及楷等待天瓶又見所作胡

日午槐陰轉玉除 御牀移傍小方壺畫長人靜渾無事一瓊

清茶一卷書

皇上寢宮搭蓋涼棚延與升巡撫李布政入內帶匠上堂避

於東園小方壺內監捧書卷茶鏡以隨小方壺者池上堂名

所題也 巡撫畢玩 覆盎城頭報五更四來堂上候雞鳴宮奴雙舉黃羅繖碧瓦如

波曉暈生

皇上肝食宵衣每日寅初必起盥櫛後天猶未明俟太后  
與即入寢宮問安同覽章奏少選出御便殿召見臣工日

以為常不爽寸暑所居東院北室本名四來堂今改四喜  
兩聖每出凡遇晴雨兩內監擊黃徽薩之天陰則否

不聽沖沖納凌陰幽風古詠竟難憑 宮中新購青瓷獻滿注

寒泉當貯冰

長安苦熱倍京師當事者欲求冰以獻委人至南山深處求  
之竟不可得於是升巡撫購青瓷大缸二分進兩宮日注

清泉以  
充冰桶

長陵何處望松楸湘瑟無聲泪暗流說到華胥虹降日人間天

上一時愁

六月初九日延鑾侍屏息以待頃間太后率謝恩見出前  
殿燒燭燕香諸近侍屏息以待頃間太后率謝恩見出前

案前行禮內侍皆匍伏廷恩在門外慈聖泪猶在睫出問近臣

始知是日為文宗顯皇帝誕辰也

捐酒如泉不易求大官乳酪費尋搜木欄新樹長楸側下直歸

來學飯牛

御膳房製八頭酪買牛最難蓋秦中聖年荒牛少故也數月之間僅購得七頭

府蒙養側樹木欄以養之

隔齋施杖聽呼號家法嚴防秦趙高強項令逢驄馬使鵝鵝冠

入狸豕牢

兩聖御內監極嚴但有過犯輒施鞭撻六月十四日大坦竟至朝

有細民闌入眩眩失衣物數事太監郭姓年十四日大坦竟至朝

房詰長安知縣責令捕賊賠贖升允詞設置極無狀知縣白革



乾隆以千數輓訖命發成甯縣監禁蓋惡其侮等官吏也按  
乾隆時內廷太監首領專用秦趙高三姓以示警戒聖  
意至深遠矣  
見紀昀筆記

漢濱桂樹復圓芳金粟如沙用斗量記得當時充貢品尙衣曾

蓄隔年香

漢中丹桂最盛某家後園所產尤馥郁秋間初結蕊時即采  
櫛之曝乾致於四方熏衣久而不散慈聖偶憶在京時曾

有貢者與樞臣聞話及之適延新有所  
得聞之亟揀數兩敬呈仰蒙賞收

輦穀如波色正黃含風易惹御鑪香近臣都賜雷州葛抵得

絲袍蜀錦纓

廣東貢雷州葛質細而色黃兩聖以爲佳  
特頒內廷行走諸臣延與撫藩皆得與焉

畫扇淋漓鳳藻翔朱泥寶篆耀奎章拜恩親入猗蘭殿

長安宮詞

十四  
舊聞零拾之一

捧出人間第一香

四月二十二日  
賜御筆畫扇  
慈聖特召升  
巡撫李布政  
及延三所  
入內  
願作人間弟  
謝一香  
恩句  
南書  
房張尙書  
百熙筆也  
三人  
跪外  
領之  
各免冠叩頭  
謝一香  
恩句  
南書  
房張尙書  
百熙筆也  
三人  
跪外  
領之  
延三人與賞  
蓋異數人云

附張尙書題詩

空谷無言執見  
知何當披采  
綵綵紫氣舍  
深宮欲寫新  
頌下意  
獨向瑤階寄  
見審思  
叢綵綵紫氣  
舍深宮欲寫  
新頌下意  
五竟體殿閣  
風微香不  
斷疑幽姿  
不與羣花  
伍願作  
人間才  
弟一香  
簾外鶴  
禁深深  
不染埃  
託根  
新喜得  
小滋培  
榮風  
微  
復  
道  
宸賞  
玉盤  
春風  
入好  
向  
綺  
蘭

輕點脣朱淡染眉  
飛花墀子特相宜  
珠斂玉盞都蕭落  
聊遣

中官購土瓷

品 皇后出都倉皇未攜匱具蒞太原日始稍增置冬月長  
安命官出購盞合木篋以盛脂粉皆民間常用至粗之

漢宮忽報柏梁災屬玉樓傾長草萊誰向北風問消息尙書新

自故都來

吏部尙書敬信自北京至行在兩聖慘然不悅  
奏儀鸞殿被焚及都中近事

金泥漉漉灑長街伏地爭傳少婦佳斜簪雲鬢紅暈頰輕擡纖

手接銀牌

內 慈聖入長安時聽民間婦女瞻仰某家婦年二十許在宅門  
內鸞輿候至少婦僦於尊嚴輒出跪問外太后見其補  
服知爲命婦知其有禮賞命以銀牌賞之  
右有老小廢疾跪送悉賞銀牌命桂公芬車等按名發給

長安宮詞

十五

舊聞零拾之一

驛由前路糧  
盡先期備進

同州瓜與渭南桃日盼車聲過灞橋竹筥盛來冰碗薦 深宮  
和泪試并刀

長安果品少無可進御惟同州瓜渭南桃較佳延與藩屈  
時各購數百枚以進兩聖轉增懷感再三慰勞并止後毋  
進呈慮費財力其實每頁一  
次不過費十數千錢而已

不撰青詞奏九天 宮中日夜裊鑪煙火雲如繖輶車疾乞得

龍湫太白泉

秦中久旱兩宮軫念災黎發帑撥漕水至供於宮中日夜  
月初吉命侍郎桂春詣太白山乞水  
禱祀不數日大沛甘霖農  
田露足居然轉歎為豐

豐碑兀兀起山岡寶篆雙鈴 御墨香祇有杜遷能市石撰文

應讓蔡中郎

長安既降甘澍兩聖發帑千金修太白山神祠召  
翰林院撰碑文頌揚神功而以延董市石立碑之役

金頂黃縑鏤玉函

鸞輿新試啓珠簾

聖躬磐折

慈顏喜

始信 天家禮數嚴

迴鑾有日督夫昇入新製二轎昇入太后內廷演試延與升巡  
撫李布政督夫昇入太后笑謂曰汝略坐坐無妨上因乃作半跪立

之地不敢輒坐太后為適乃命皇略坐坐無妨上因乃作半跪立  
於地不敢輒坐太后為適乃命皇略坐坐無妨上因乃作半跪立

式略坐即下茲可見矣是日各官蒙太后之慈愛有差皇  
上之孝敬於茲可見矣是日各官蒙太后之慈愛有差皇

東西衛尉兩邊分門裏材官萃若雲 禁旅新添程不識鴈行

忽有上將軍

行宮大門內外二門內宿衛皆將行撫部下甘軍以金遣林泰  
清馬福祥三人分統之內宿衛皆將行撫部下甘軍以金遣林泰

長安宮詞

十六 舊聞零拾之一

率上所部隨屈鄧遂日至  
殿上與延聲同進退焉

黃卷新添翠墨輝琳瑯滿篋載將歸石經字愛開成好不數江

南蔣布衣

兩齋知長安碑林多古刻石命撫臣各拓一本呈覽拓本  
百餘種惟安命將唐開成石經精搨數十本車載以歸餘還

見閣帖數種而已鴻都興學之意於茲可  
變與出巡行李謂之黃卷

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論徒薪功退朝高敞蓬萊館旌節花

開一品紅

陝西護撫臣端方當拳談方張之際下懷州縣論旨保守條約  
最力偶有亂民蠢動立重典羽書下州縣責令謹守條約

保境安民幕府草檄得手腕欲脫雖指端交乘力也顧鎮定之力  
全教父安聖駕得以晏然臨幸者端方之乘也

止深獎召對獎勉時逾六刻旋久瀕行復戴尚書銜殊珍以辭  
之日深獎召對獎勉時逾六刻旋久瀕行復戴尚書銜殊珍以辭

住龍吳之陝撫所居南院因嘗飾為行宮非奉出命正門仍  
如屬疑

擾象馴犀事萬端又傳邊警到長安北門坐鎮須平仲扈 駕

何如守土難

二月中山西警謀至長安云洋兵將自直境來使已踰晉境  
撫臣岑春煊立請召對面陳款守事宜而以艱巨自任

兩日深倚界之雖不欲令離行在然晉邙被戕非春煊莫辦  
即日下詔移鎮春煊衛命馳往撫邙被戕非春煊莫辦

福官吏一面緒治邊備洋兵  
竟不犯邊秦晉安堵如故

五柞長楊何處求盆花點綴漢宮秋朱蕤翠葉耿相向偏愛臨

階安石榴

慈聖寢宮最窄院中亦無花木局中月進盆花數種修葺皆  
不如法惟端方進石榴數盆老根蟠結如石慈聖愛之常

長安宮詞

十七

舊聞零拾之一

賞  
玩  
階

牀牀屋漏萬家同生恐油衣損漢宮將作有人新入匠報名聲

在雨聲中

六月長安大雨延等恐行宮屋漏時帶匠入內補葺一日  
同新署西安府知府傅世煒在

出因並跪請安 慈聖不識世煒指問臣延曰彼何人也  
延未及對世煒即跪奏銜名 慈聖復詳問籍貫仕履世煒

奏對如儀悅 聖  
意甚為忻悅

輕揭珠簾敞畫屏寶光煜煜透疎櫺朱衣三寸 慈甯筆玉女

窗中現壽星

四月中命將寢宮窗格改糊冷壁上東西配殿三格所居  
延等帶匠入時格選於他所見壁上黏一小幅畫壽星小

像純用硃筆鈎勒筆意超妙問之近  
侍云是 慈聖御筆以賜格者



尙食無多翠釜虛三河不復貢龍魚青苴昨自潼關入小店秋

### 燈訪鱗胥

兩聖在中聞有販活鱗白津門來者延於市店訪之購不得八品八月行在騰房極爲簡率又以生魚難求傳單不用此頭進呈秦晉樸陋有魚龍鴨鳳之謠

世變都絲政教乖球時醫國正需才嘉謨已入宗臣告立盼鴻

### 都太學開

七月二十二日延授江安糧儲道不登展召夫不學所致今非之策延對以拳匪之授變皆由教化不行士夫不學所致今非甚爲詳盡請不可昨見江鄂督以會奏變法慈聖論曰學堂章程自可見與政務處商之但有裨於時政予與皇帝無不虛衷采納立見施行延退後樞臣繼入時兩聖卽命下詔開大小學堂

### 長安宮詞

十八 舊聞零拾之一

又向 宮廷論將才府兵曠騎盡凡材王朝虢虎彬彬士都自  
膠庠肄業來

兩聖又問武備廷言古昔文武不分學校羽箭詩書與射御  
並習泰西各國兵士莫不會文學堂中來今宜仿其制度開武  
備學堂以儲將才庶幾有勇知方可備干城之選若兩聖之緣  
練各營將弁皆不知庶幾非疲弱即穢悍斷不可用

豈有人人張釋之明光執戟聽輪賞從今別定停年格著意清

源正本時

廷又言捐納實官最有妨於新政辦亂吏治阻礙人才莫此  
為甚江鄂督臣會奏疏內亦曾言今欲整頓變法請即  
下詔永遠停止庶幾人人嚮學兩聖深以為然立  
命樞臣擬旨遂於二十八日降詔永遠停止捐實官

斑鬢婆娑進御勞開門輕拂鳳凰毛晴窗對整盤龍髻玉案鏗

然落剪刀

慈聖廢宮有老婦二人侍奉皆自北都隨至者宮中呼為媽  
媽月錢在糧支給廷等一日入內時慈聖出御外殿為

政見二婦在窗整理髮子飛梳拋擲意  
甚整暇 慈聖宮風門樓上畫鳳凰一雙

寶髻雙分尺半長佩環搖曳出昭陽平時不著雲霞帔祇罩攢

花繡兩檔

皇后晨詣慈聖寢宮問安恆立於殿後拱  
候平日但梳平髻御便服長袍外罩繡花半臂

今年八駿東歸日去歲六龍西幸時 聖主還京天下樂老臣

謀國幾人知

兩聖以庚子七月出都幸丑八月一週有請就長安建路都  
老固樂 聖駕久居臣工亦意見不一有請就長安建路都

者有請遷壽陽開封者兩聖唯相屬力排羣日議堅請而  
曾曉陳亦請 聖慮惟權臣瓜佳相屬力排羣日議堅請而

長安宮詞

十九 舊聞零拾之一

鑿并乞先期降詔之後款降詔以靖人心故

豹節鸞旂滿近郊安排車駕過函嶠前驅莫漫愁風雨行幄

### 新添蒙古包

聖駕將行有人進蒙古包十餘座製如行帳以布為之有窗

有門可容十許人斂之一馬可駛至為輕便兩宮命在

石銚輒鑪聽煮茶行廚惟恐食單奢鴛漿麟脯都無用祇載城

### 西水一車

延官七月杪奉命勸視東路從儉約早晚兩膳仍依傳單備

進山膳房烹飪惟去秋西幸沿途井水味劣此次井水一汲本

地山泉以供御茗臨瀘無山泉特自長安載西關井水一汲本

有足山泉不復用渭南以下皆

荒園白日走黽黽狹徑難停頓使車誰信  
六龍能駐蹕叢篁  
深處置行廚

東路五州縣為草率延覆簡陋僅蔽風雨華陰尖營假道旁  
李氏廢園尤為草率延覆簡陋僅蔽風雨華陰尖營假道旁  
唱然曰尖營但有一室歎耶足矣予上年在直隸道中求如  
此園尚不可得而奚歎歎耶按唐書天子巡幸食宿處謂  
之頓元宗西巡特召御史  
大夫魏方進為置頓使

緇流望幸付空談薦福慈恩久不堪祇有黃楊霑雨露片時  
恩降八仙菴

長安漢唐古蹟久埋伽藍名園百無一存存者亦不堪臨覽  
緇流羽士雖人人望幸而聖駕不肯輕出惟啓鑿時道  
經東城八仙菴兩聖從內務府大臣繼祿之請暫憩片刻  
而去菴較他廟略淨院植黃楊二株蟠鬱蒼秀數百年物也

銀絹特頒殷令名黃羅雲榜一朝成琳宮紺宇都生色更遣

長安宮詞

二十

舊聞零拾之一

毘盧鼓吹迎

鑾輿將啓行秦中祠宇悉頒扁額共四十餘所是時南齋供奉惟尙書陸潤庠一人奉召一日畢書上以銀絹賚之

莫上蓮花玉女峰天梯如綫路才通一言又使山靈怨不得開

雲迓 六龍

兩聖因來時未登華山深以爲歎此使東路回獲登山遊日樞臣不知險夷未敢諫阻適延奉使東路回獲登山遊日

面奏華山險峻偏仄狀西巡過此本欲登山爲風雨所阻山攷華山志載仁皇帝西巡過此本欲登山爲風雨所阻山

靈何不幸也然山險特甚實非宸遊所宜次日延進華山志一部

繡嶺雲開駐綵旂行廚日午斷炊煙去時饑渴來時飽信是溫

涼兩樣泉

及迴鑾前一月東路五州縣各發帑金萬數千有差行宮路

爲兩整齊領帑較亦多皆去年腹聖經此知縣舒紹祥聖駕卒還駐華  
清宮聖不日駐蹕以致口署人知縣夏良材竟不爲從官兩聖食王公  
以備食其故署內僅州設縣一厨即無交吏部隨處亦斷不供千  
人之食也 麗山溫泉別  
有一源極寒浴之已疾

前旌不用載飛鳶雨裏何妨降玉泉此是唐虞巡狩地明堂高  
對華峰巔

聖駕過華陰駐蹕二日華山下玉泉院縣官略加修飾以備  
遊幸兩聖於召見臣工後親往臨覽是日微雨大臣  
騎馬乘蓋以從院距縣城八里對院  
道觀志稱即古時明堂地正對三峰

賜金增秩劇懷慙別 主情懷益不堪魂夢依然隨鳳節祇餘  
身向大江南

長安宮詞

二十一

舊聞零拾之一

聖駕新九月初五日隨扈遠行延以供奉日久見諭恩以職守為重  
宜赴新任不必隨扈遠行延以供奉日久見諭恩以職守為重  
三天言無任依戀不棄對啜泣咽不能成聲恩賞黃金四十兩復以再  
為之恩厚渥如費初賞銀千兩激圖報也次日擲不便方賞在關外  
跪送并叩頭謝君之恩際乎況供奉最久不悽愴嗟至重河之梁小臣別  
乎

不待中官頻致辭九重 慈孝盡人知新聲若比香山樂此是

### 元和聖德詩

延供奉 行在內廷將事及一年建宮中繼悉得自傳聞故有  
故所述 聖德悉是實事昔王建宮中繼悉得自傳聞故有  
不是中官類向之說九  
重爭遣外人類知之句九



祺祥故事

余嘉錫題



太歲在己卯  
古吳鄧氏五  
石齋精印本

序

湘綺王翁以撰湘軍志負一世盛名予讀其書雖時有疏漏失  
之不稽而雄文直筆力追古作者近數百年所未有也晚成祺  
祥故事一篇祺祥者穆宗初立詔以明年為祺祥元年已鑄錢  
矣端肅事敗大學士周祖培奏請更正乃改同治示兩宮太后

臨朝而治也湘綺號為肅黨

湘綺樓日記民國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法源寺留春會宴集序云余

以己未夏居及兩年其時夷患初興和戰之問兼善尹  
主戰郭筠仙主和而俱為清流庸俗依違和戰之問兼善尹

郭亦兼善尹郭而號為裕庭知而性高逸實無所取

湘綺公才識

開一見文宗信任之聲八放習俗喜約異姓為兄弟又欲為府君

齊入賞作思歸引有云夫賢才假事至濟南又同治三年十一月至

祺祥故事

序

舊聞零拾之二

非唯大名之不終亦思慮之天神也余嘗游朱門窺要津親見  
禍福之來賤之惜多矣亦何取身登其階然後悔悟乎嘗  
謂湘綺學莊周者也早年行事類魯仲連之無所取晚遂披猖  
游戲之過也然未嘗喪其所守李慈銘詆爲江湖昏叻之士持

人短長 既習其事宜所述得實意在雪肅順之冤以垂簾爲違

祖制湘親王宜當國會宜自請入覲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臨朝

若湘綺之說蓋以肅爲賢恭爲親意在調故曰無識者以爲

三凶大旨若此予考辛酉之事特爲黨局翻覆而已肅順得君  
既專挾怡鄭二王以御前大臣盡籠軍機之權起科場之獄枉  
殺柏葰又起戶部鑄錢局之獄以撼翁心存士大夫切齒久矣  
一旦親受顧命驟以軍機處贊襄王大臣自居一手握定人人  
自危稔知肅順積爲兩宮所惡乃倡垂簾之說以動之前密

計李慈母后越後堂者日屬為補威歷代十賢后臨八月初四日云當國論有

錄次并書屬叔子以又十月初一日云垂商城之事予曾撰臨朝史疏考

債先上兩被詣意行商至城遂日燦不閣復部諸言臣及出鑿迎輅恭都風恭示邸之迎黃縣等次

等送所具上公政疏權上而操勝以帥振疏亦紀遠疏至其云又初八日云垂簾日發鈔黃予

聯所屬貽商據城此知董元醇之雜疏舉先數為人嘗割試必數有語人授後不也其事有

迹矣調棹宮燕未叫起錄亦不引請鳩見恐遣致疑也客十與四朱晚學到此書云夜往克深到

長其言虛伊聲等勤其狀持重著留似虎豹可在巒山且勿驚致他惡云某聖以八此人當願

支為之盡長心樞區客劃不隨知時何保人護學克後謂為軍保元領聖班恭章京王極一有恭王倚近

任此補時成必豐與十樞一客一年皆十月供初一走日通云蘇索郡之王人福晉李慈慈越也獲得堂

相時服入中宮無一宮人密屬之命據醇此知草嘗時狀計三畫人者詔布即置携甚入慈結安勝保之

祺祥故事 序 二 舊聞零拾之二

所以重外職者所以初但欲削贊襄之名以垂簾為題目然

既已看摺成豐十一年十月初五日諭云且以印代硃筆吳慶坻

多事召見軍機論云豐特召見九月三十日且以印代硃筆吳慶坻

錄印云凡應用硃筆以印代之母后用御書印起用上用同

未嘗也即無異垂簾所不同者唯不召見外臣九月三十日

召見外臣桓等肆言不應是何必爭觀董勝疏皆以別簡親王與

垂簾并請始悟所爭者在彼不在此矣後來欲使此舉有名乃

不得不隆召見之儀甚端肅之罪若肅順者府怨已深皆曰可

殺然死非其罪歷次上諭于載垣等曰曉諭辦無人臣禮曰

宮御納用器物內臣傳曰取用御物件抗廷不差乃出入自由擅用行

社變世共罪耶後來昭露柏夜亦歸罪重則爲失平怡鄭爲人順蔡其子孫出仕來區所歸歎抑報復也

可以不論肅順能延攬湘綺及龍汝霖李榕壽尹耕雲郭嵩燾高心夔諸人皆一時之彥其人未可輕也脫左于囚界曾兩江

使賢授能實由密贊科場錢局之獄未嘗非尊主權除積弊若

皆爲罪則曾左不足道而壽國者當受上賞矣自三人之誅女主專政互五十年恭醇禮慶相繼用事遂致亡國斯又湘綺所

未及者也湘綺記此時湘綺撰日記民國元年七月朔云偶思世間事宜有記錄試書一紙將成一小

說名曰所見錄自道光始又十日云作所見錄成五年矣未知名即此篇否中有戰國樂楚之喻或當在四五年矣

多忘不及檢對當時論摺誤董元醇爲高延祐且謂請垂簾者祖制當斬有清一代何嘗有此制乎其文至有關係而不免小

舛恐疑誤後生據爲典則故論其事而略辨之己卯六月二十  
日鄧之誠



祺祥故事

湘潭王闓運撰

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託康慈貴妃貴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與王如親昆弟卽位之日卽命王入軍機恩禮有加而冊貴妃爲太貴妃王心慊焉頻以宜尊號太后爲言上默不應會太妃疾王日省視帝亦省視一日太妃寢未覺上問安至宮監將告上搖手令勿驚妃見牀前影以爲恭王卽問曰汝何尙在此我所有盡與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誤卽呼額娘太妃覺焉回面一視仍向內臥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問安入遇恭王自內而出上問病如何

王跪泣言已篤意待封號以暝上但曰哦哦王至軍機遂傳旨令具冊禮所司以禮請上不肯卻奏依而上尊號遂愠王令出軍機入上書房而滅殺太后喪儀皆稱遺詔減損之自此遠王同諸王矣庚申之難令王留守至熱河帝疾獨軍機諸臣在王及醇王皆不侍八月初王具奏請省侍帝疾篤已不能坐起強起倚枕手批王奏曰相見徒增傷感不必來覲其猜防如此故肅順擬遺詔亦緣上意不召王與顧命也肅順本鄭王房以功世爲親王與襲鄭王異母以才敏得主知自輔國將軍爲戶部尙書入軍機專斷不讓怡王卽世宗弟亦以寵世王襲王載垣與襲鄭王端華皆倚肅順爲用初詔謁陵出都實避夷兵而諱

其行行日之朝猶有詔言君死社稷獨肅先具行裝備路齋自都啓行供張無辨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飯而肅順有食擔供御酒肉后御食有膳房外臣不敢私進孝貞孝欽兩后不知其由以此切齒於肅順及至熱河循例進膳孝貞又言流離羈旅何用看席請蠲之文宗曰汝言是也當以告肅六明日詔問云云肅順知上旨則對以費無幾若驟減膳反令外驚疑上心喜所對即詔后曰肅六云不可后益惡肅順矣已而大行遺詔八臣受顧命如故事孝貞詔顧命臣以防壅閣爲辭日進章疏仍由內發軍機擬旨上后覽發以小印爲記小印曰同道堂不知何時人刻漢玉爲之漢玉者含玉也殉葬玉皆假名漢文宗

初晏朝后至御寢問侍寢何人升坐責數之上既視朝心念后未還恐有變卽還寢則宮監森然侍立知后升坐卽戒無報知皇后潛步入則后方上坐侍妃跪前后見上至下迎帝卽坐后坐跪者猶未敢起后立帝傍帝陽指跪者問后此何人也后跪奏自祖宗以來寢興有定法令帝以醉過辰不出朝外間不知皆以奴無教故責問彼何以多勸上酒帝笑曰此自我過彼何能勸我且宜恕之后奉詔因曰此主子宥汝以後無論何處醉唯汝是問帝慚卽索所佩唯一玉印解賜后以謝同道章自此始今乃以爲信而或說不知安有傳僞云旣而御史高延祐上請垂簾本后意也以示顧命臣肅順卽言按祖制當立斬孝貞

心忤焉卽曰我輩不用其言足矣不必深求及票擬上議斬奏下獨留高摺不發於是軍機三日不視事孝貞問則對以前摺未盡下於是孝貞涕泣自起檢奏與之擬高謫爲披甲奴越日大臨后見醇王福晉而泣醇王福晉孝欽妹也孝貞亦妹之故相親善訴其事曰欺我至此我家獨無人在乎福晉言七耶在此孝貞喜曰可令明晨入見及明醇王入直廬前順訪問何爲對以召見肅順哂曰焉有此斥令退王退立外階俄宮監來窺直房旋去而軍機至晏竟不叫起叫起者召見分班一見爲一起軍機則皆同入爲頭起此日不召頭起先召醇王宮監來窺者三終不見醇王至三至乃自語曰七耶何不來王在外聞之

卽應曰待久矣來監亦曰待久矣遂引王入肅順在內坐不能  
阻王旣對孝貞訴如前醇王言此非恭王不辦后卽令往召恭  
王醇王受命馳還京三日與恭王至軍機前輩也至則遞牌入  
謁梓宮因見后后訴如前恭王對非還京不可后曰奈外國何  
王奏外國無異議如有難唯奴才是問后卽令王傳旨回鑾令  
肅順護梓宮繼發旣至京卽發詔罪狀顧命八臣俱擊問怡鄭  
二王猶在直房恭王出詔示之皆相顧無語王問遵旨否載垣  
曰焉有不遵王卽拱之出則已備車送宗人府於是遣醇王迎  
提肅順卽廬殿旁執詣刑部肅順罵曰坐被人算計乃以累我  
臨刑罵不絕卒以攔阻垂簾斬於市而賜二王死一時無識者

謂之三凶卽詔旨亦不知垂簾之當斬也先是改元祺祥至是改同治設三御坐召見聽政如常儀名治肅黨以常酒食往來者當之而恭之任事委權督撫朝政號爲清明頗采外論擢用賢才能特達者不爲遙制然宮監婪索親王密邇時有交接輒加犒賚則不足於用而國制王貝勒不親出納俸給莊產皆有典主者率盜侵以自給及入樞廷需索尤繁王恆憂之福晉父故總督也頗習外事則以提門包爲充用常例王試行之而財足用於是府中賂賂公行珍貨猥積流言頗聞福晉亦患之而不能止矣王旣被親用每日朝輒立談移晷宮監進茗飲兩宮必曰給六耶茶一日召對頗久王立御案前舉甌將飲忽悟此

御茶也仍還置故處兩宮晒焉蓋是日偶忘命茶而孝欽御前  
監小安方有寵多所宣索王戒以國方艱難宮中不宜求取小  
安不服曰所取爲何王一時不能答卽曰如瓷器杯盤照例每  
月供一分計存者亦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後不取矣明日  
進膳則悉屏御瓷盡用村店粗惡者孝欽訝問以六耶責言對  
孝欽愠曰乃約束及我日食耶於時蔡御史聞之疏劾王貪恣  
他日詔王曰有人劾汝示以秦王不謝固問何人孝欽言蔡壽  
祺王失聲曰蔡壽祺非好人於是后積前事遂發怒罪狀恭親  
王有曖昧不明難深述之語朝論大驚疑而外國使臣亦詢軍  
機諸臣事所由用是得解復召見王痛哭謝罪復直如初以疑



忌擠去者八人軍機有前後八仙與前顧命者爲對皆以目恭  
王云然恭王自是益謹而安得海以擅出京師誅於歷城李聯  
英繼用事烜赫過於小安而謹飭慎密竟終事孝欽恭王亦以  
功名終得諡曰賢不遇禍敗然王大臣納賄之風及孝欽頗留  
意進獻皆自王倡之五十年來議和主戰終歸於服從亦孝欽  
之過慮也恭王孝欽皆有過人之敏智而俱爲財累乃至德宗  
末年天下惟論財貨及禪讓亦以賄成用兵惟先言餉動至千  
百萬和款外債遂鉅兆舉古今不聞之說公言之而不忤開闢  
以來未有之奇蓋又咸同以來所不料者以前史論之戰國秦  
楚之際庶幾肇茲自非張四維革澆風吾烏知其所底哉

祺祥故事終

東

東

陳

陳

太歲在己卯  
古吳鄧氏五  
石齋精印本

序

山陵之稱起於秦漢  
一徙民置邑可謂厚終  
代發陵之事史不絕書  
陵何言之痛也溫韜漏  
竟獲寬宥楊璉真伽發  
播之哀詠後世聞之猶  
痛不言言之不傳益可  
東陵之事人同赤眉車  
之際勢所必有不足爲

鄉陳毅有紀事詩百十一韻自注頗詳足備掌固錄而存之亦  
欲使世間知有此段公案耳己卯六月二十有五日常之誠

東陵道

湘鄉陳毅撰

驅車出東陵連軫赴碑兀雨甚作秋潦湍猛蹊徑滅迤邐避壑

行石盡泥轉滑

往返皆繞龍門口而出其背以口內水過深也

御者詭自矜往輒覆其轍嶮巖昔豈無帝力人所忽擊壤堯舜

民那能丁斯陞天運啟聖清山川俶蕩濬太行從西來至此益

蟠鬱

昌瑞山本名豐靈嶺初賜名鳳臺山康熙二年封為昌瑯山從祀方澤山在蓮花州西北七十里皇朝文獻通攷山脈自

太行來重岡疊嶂卓鳳翥左有鮎魚關馬蘭峰右有金星峯後有分水嶺諸山變峙

東陵道

花山千巖萬壑朝宗迴拱左右兩水流夾繞俱匯於龍虎峪一統志同

### 翼翼二祖德巍巍三宗烈靈爽寔式憑在天儼對越

世祖章皇帝孝陵在昌瑞山麓聖祖仁皇帝景陵在山左麓當孝陵之東高宗純皇帝裕陵在山右麓勝水峪當孝陵之

西文宗顯皇帝定陵在平安峪當裕陵之西穆宗毅皇帝惠陵在雙山峪當景陵之東南此五帝裕陵也后陵凡四昭西陵

在聖母也孝東陵孝南少東為孝惠章皇后博爾濟錦氏定

東陵分為二一在普祥峪一在普陀峪並當定陵迤東三里

### 無端盜賊起狼戾仇白骨

近北方多盜墓事甚且官府亦躬為之前年天津縣知縣張仁樂發掘數塚攫其棺之佳者轉鬻之射利暴尸無算

### 民間無完墳更探禹之穴

奉天岳光麟軍之圍長馬福田者故馬蘭峪土匪也四月二十日忽叛岳乘虛踞峪欲為不執五月十五日孫殿英軍



掠之明師日柴雲溫江自馬仲橋來慶福田破走之因子峪間道進焚  
據藥裕陵及定東陵彼斂此聲言失和斷道備戰遂以十七日用  
自馬仲橋來二十發被獲是月青島警察又於孫殿英隨  
溫江至京灣珠案發被獲是月青島警察又於孫殿英隨  
兵張岐厚身搜得珍珠三  
十六顆此案始大聞於世

### 天子欵聞變北嚮致遙醜

東陵在京師之  
東天津之北

晝夜寢地哭慘若遭國恤涕洟詔羣僚倉皇謀埽室日召耆齡

### 來日寶熙宗室日毅汝忠直其偕往正蹕

六月十八日醇親王及慶親王查勸情形當即面諭御前上涕泣  
自責廷諭派耆齡陳毅前往查勸情形當即面諭御前上涕泣  
勒載瀾請添派宗室實熙尤之以命並辦善後會同原派照  
書報盜狀寶熙所草也旋詔書下命並辦善後會同原派照

東陵道

二 舊聞零拾之三

料亦隨來各員又借籌議次夜書入聆宸諭二日借入對其夜及  
再披請調上曰寶熙至再許以便宜直汝等須自既保先去好爲我辦  
事云

### 日澤復曰併往汝薦馨苾

二十一日命載澤及貝子溥忻恭代馳往祭告會同趕籌善  
後寶熙日記自跋云熙以茲事體大面陳宜有懿親二三善  
同往乃加派澤併云然日前諭旨一則曰會同著原派照料  
各員再則曰留京駐津兩辦事處均屬責無旁貸著隨時會  
同派定各員照料爲載澤載瀛留  
京爲載瀾朱益藩其中固有懿親在也

病軀荷天憐在途誠慎疾稻食北道艱垂念及瓌屑國破君臣  
親矧乃憤所切惜身臣安敢但患才力拙

毅素有肝胃之疾嘗賜食不克終餐上怪問而知之今年自  
閏月病後胸膈恒痛艱於轉側亦頗爲上所聞故召見時屢

預以遠道辛勞相慰又以南人將下先詢是慎揀適口之味  
天恩周悉無微弗屆矣當命之將先詢是慎揀適口之味  
之所語悉然以商推之詞義極難忘心尤可哀已助彼初對辦  
非敢辭勞逾日再荷温綸好書又對聖懷哀痛如此臣病何敢  
自惜雖素於陵事不習温綸好書又對聖懷哀痛如此臣病何敢  
心而巳上均領之其時毅實感受時  
症頭痛作熱惡風不忍以病辭也

### 悽惻別行在鸞鑣隨衆發迢遙抵橋山麻鞋展祇謁

七月初借載澤等展謁各陵皆身服夏布衫而十五日聞守  
護輔國公毓彭以朝服祭載澤願服然毅曰吾輩處變正須  
改常以示哀此禮意也非惟  
朝服難求耳况上已變服乎

孝欽寶興聖衣不存短相無怪闌市間早聞珠襦出卅年母天  
下曾不若窮子失聲爲一哀尊養念往日

文宗三后孝德顯皇后薩克運氏同安定陵孝貞顯皇后鈕  
祜祿氏奉安普祥峪孝欽顯皇后那拉氏奉安普陀峪並號

東陵道

三 意聞零拾之三

<p>傷敗不覺散失而聲而未哭猶幸中宛棺未毀內頰外拭淨不卽敬謹表飲中入懷裁</p>	<p>薦助二其移其衾幸制原不別也製既轉之下後始見目昭無睛面色</p>	<p>也時婦差多集槨之蓋以右其左願虛臣毅因舉兩手敬擊之</p>	<p>以黃龍緞多承之再以黃龍緞被虛臣毅因舉兩手敬擊之</p>	<p>拭及歛命其共毀傷惟層味而聚貼槨蓋徐移置玉體於其婦上</p>	<p>所嵌有珠者體偃臥於破亦一證左手反身出於背白毛髮爲然</p>	<p>宮妾員於珠襖外拾得龍袍不存髮之殆非虛語七月初五日守</p>	<p>有皆大禮珠甚多皆云自得盜自案之發傳聞故老傳言大喪之緝獲官物</p>	<p>之與然欽於帝謚相非美又而宋遠日金后以欽謚無者皆選帝謚而此</p>	<p>加案國極朝舊二制十太二字后則加帝謚無過至二十六字四字自欽太宗初謚以乃</p>	<p>欽爲定東熙陵配孝天欽全聖顯曰孝后欽后慈禧端宗聖母故云豫興聖也壽謹</p>
--	------------------------------------	---------------------------------	--------------------------------	----------------------------------	----------------------------------	----------------------------------	--------------------------------------	-------------------------------------	---	---

澤乃以漆黏合而以金衣二襲獻上加覆之棺蓋一故有標因令初  
師用漆黏合而以金衣二襲獻上加覆之棺蓋一故有標因令初  
十日也次日吉辰遂將  
石門封閉乃填塞隧道

### 人心已難言地脈亦疑絕高宗今周王橫被藥水齧

七月初八日勸視裕陵入盜所穴在琉璃影壁之下入下抵地宮  
深約丈許耆齡先梯而入殺隨之載澤等相繼俱入第一  
重石門門已洞開其內水深四尺餘阻不前同人於水  
邊踰視久之陰寒凜然襲人肌骨歸乃改議先勸普陀於水

### 悠然見黃華猶拱朝天笏勝境無心游游屐有龍準

陵西黃華山上有道士廟勝地也先是輔國公衡鎮國將軍  
溥侗及鎮國公恒嚶自請謁陵六月二十二日奉諭派恒嚶  
溥侗隨同裕陵至是垂罄侗恒方謀入地宮過晡始返時七  
月十四日裕陵撤水垂罄侗恒方謀入地宮過晡始返時七  
純親王六世孫王高宗第五子愉貴妃阿里葉赫氏出溥  
侗成哲親王四世孫高宗第五子愉貴妃阿里葉赫氏出溥  
氏出愉妃葬妃園寢恒煦營獨入展於至誠不知侗誦裕陵始  
諭旨稱恒煦溥侗奏請赴陵謁謁出於至誠不知侗誦裕陵始

自愧  
否也

同輸榨棒智五日變始竭元宮扉洞開關籥扇扇奪咒槩飲燒

鋸褶衾飽泉沫

初久溥折不見水而甚川盛謀仍重封塞可回津請旨毅與持者借齡以爲遣骸  
器九汲日試之用說機無效一則遣人滅水京畿及二尺新機至十四日請旨也自  
四始往見澤溥門三寶鼎及洞者開第後重近樞處腹爲疾甚劇燬十傷  
日門近右扇內一傾夕於闕旁而棺壓之其左扇則有款而壓記於棺之  
也上其棺蓋棺鋸有孔差容毀一縱人橫入數充後始審知爲高宗梓宮  
於汗爲泥穢積巳清中理者彌日始有是置足不忍此則隨員徐不埴志於林一  
功入居多而奉安梓宮有後乃云謹掩閉元宮石門通然則叙地聖祖景陵  
於尤爲泥穢積巳清中理者彌日始有是置足不忍此則隨員徐不埴志於林一

名其粹宮所居舊稱  
元宮矣故特著之

### 帝共后妃六軀惟完其一傷哉十全主遺骸不免析

始年	為后	為板	在似	猶林	通居	佳護	后裕
崩嘉	臣於	妃徐	五被	完西	攷首	氏員	魏陵
壽孝	是於	疑奉	十拔	好兩	其哲	次司	佳地
四賢	是是	真玉	以脫	足檉	妃側	為傳	氏宮
十以	案決	能豐	上者	下之	位次	哲說	仁內
九三	當議	明安	賈敬	有間	次之	憫首	宗高
以是	時奉	載置	熙審	繆覓	序淑	皇為	聖宗
是年	二安	澤其	傳其	得寬	與嘉	貴淑	母左
證崩	於於	曰上	婦年	黃韓	又次	妃富	也為
之淑	三石	與撫	差既	服玉	記舉	富察	同孝
賈嘉	妃林	其以	來歛	二著	畢之	氏妃	奉賢
孝以	哲正	后黃	命未	一落	合然	據金	安純
儀二	憫中	而緇	其全	一毒	恐毅	董佳	於皇
也十	墓之	誤認	陳贖	耳無	傳管	恂氏	石后
自年	於而	為黃	黃又	殺損	說徵	鳳次	林富
初嘉	其其	妃龍	龍順	環傷	為諸	蕙為	正察
五日	處遠	毋殺	緞類	焉龍	誤玉	祇慈	中氏
於儀	賢遠	事被	得略	猶龍	矣廉	譚賢	其右
石至	以為	妃覆	於有	存雖	十及	筆皇	兩為
門四	乾孝	而之	緇皴	惟雖	五皇	記貴	從幸
外十	陵儀	誤為	表紋	惟雖	日朝	賢妃	葬儀
拾年	十故	認后	之殆	髮蒼	於文	賢高	者純
					石獻		守皇

東陵道

五 舊聞零拾之三

子就 敬遺 慎骨 之所 心在 殺各 所以 佩黃 也綈 書鈔 齡包 所裹 持之 與寶 澤熙 所同 賦與 逆益 料藩 情同 勢此 必臣	改篋 葬取 成灰 法泥 每就 玉河 體漣 一之 軀遂 以致 綈零 束該 之損 加服 龍初 衰少 而保 載朱 深益 溥藩 所主 主仿	爾而 三已 妃蓋 之盜 骨軍 十不 先入 存五 攬六 物致 將有 全一 骸頭 散亂 後土 匪皆 繼碎 入損 拾僅 遺存 又面	有執 白不 光感 自傷 顯兩 中眼 出僅 初存 不深 覺匪 也匪 者向 齡內 語轉 殺作 徵驟 察旋 果救 有執 此燈 異遙 其親 一似	自趾 稱諸 十零 全骸 老竟 人無 及從 實寬 天高 已宗 百聖 壽三 壽七 年十 竟以 嬰後 此自 奇稱 古稀 凡天 有血 子氣 又	不有 淚皮 承肉 腕縠 也見 大之 體心 雖酸 具涕 腫同 肋不 人甚 全隨 又員 缺左 莖徐 其壇 餘志 手指 等足 無	之男 上體 下即 齒高 本宗 共也 三諸 十臣 六始 體稍 粹慰 高下 偉顛 骨已 皆碎 紫爲 黑二 色檢 骸驗 及吏 脊審 猶而 黏合	體不 乃見 墓諸 人臣 匍惶 入急 探無 之策 果至 得十 顛六 顛日 骨疑 一右 命門 檢所 驗壓 吏朱 審棺 視內 之或 確有 爲道	遺審 骨藏 甚胸 多脊 皆二 散骨 亂爲 不高 可宗 紀之 理體 然十 僅四 得五 頭日 顛於 四地 其宮 一泥 連水 日中 徧拾 覓得	一得 胸加 骨骨 一一 色膝 皆骨 黑一 十趾 二骨 日二 又初 於七 石日 門於 旁隧 拾道 得磚 隨石 骨中 一拾 檢得 驗脊 吏骨
--	--	--	--	---	---	--	--	--	--



出當於此先盡見事以明全之殺道得全尤善萬一不全而較心但力吾  
既窮自問極無余作殺因非屬殺人遺弟也且朱少保亦非以察官那  
毀者書自齡極無余作殺因非屬殺人遺弟也且朱少保亦非以察官那  
耀之川既聘請遺骨察又吏窮詰名愈源欲自炫其學此不意而實熙未體察遂  
致紛溥技忤意大怒請旨遣至是經寶熙別向殺特已申請旨之先是溥殺以本  
志以仍為必出此別者則良法擊當不任其苦不可留以歸無之上法雖嘗上  
親臨是誠為以正義殺帝與后妃皆深或有互誤吾心寶熙乎寶熙主  
分舉是誠為以正義殺帝與后妃皆深或有互誤吾心寶熙乎寶熙主  
始同穴者矣何故不可同棺哉其溥曰無異詞在既一地梓宮是陳於石穴  
既同穴者矣何故不可同棺哉其溥曰無異詞在既一地梓宮是陳於石穴  
肱支正恒中噫溥員以相黃繼助奉高寶熙富前和立稍後預入自棺中捧  
四支正恒中噫溥員以相黃繼助奉高寶熙富前和立稍後預入自棺中捧  
黃龍出綴得親五手重敬上持之黃龍繼則被三宗兩旁各奉自陳二位而下  
助壽載漆又以舊一得如飲宗念龍法然後督昇上孝儀梓宮於  
命工師黏漆又以舊一得如飲宗念龍法然後督昇上孝儀梓宮於

右時七月十六日也次日吉辰遂將外三重石門掩閉后陵  
墳塞隆道用石灰至八千餘斤較孝欽陵多逾三倍蓋后陵  
隆道在明樓門洞中帝陵隆道則上  
當空院故防揚水之浸宜加密也

### 臣生好文獻遠賡乾隆述豈謂百載下親斂龍鳳質

乾隆間敕撰皇朝文獻通考止於五十年候補京堂劉錦藻  
私輯五十一年以後事爲續編宣統初進呈既又託法部尙  
中書勞乃鈞以重爲修訂吳乃屬典禮院直學士柯劭忞以屬  
屬弟業皆成書矣而毅所手訂者權之攷及國用之歸政還  
國貸增益逾倍又以乾隆同治光緒之攷及國用之歸政還  
爲前所未有蓋編入后禮門而列於下極之次其嘉慶一考太  
宜自謂精審然原本后禮門而列於下極之次其嘉慶一考太  
上皇祜封爲嘉慶二又宣宗下既載爲皇穆后毅考高宗又云  
鍾祜氏嘉慶二又宣宗下既載爲皇穆后毅考高宗又云  
在妃者會典事例禮部冊封加恩封爲貴三妃芳高宗亦屬  
妃在妃者會典事例禮部冊封加恩封爲貴三妃芳高宗亦屬  
著加恩封爲非妃以十月爲册封號也妃至孝穆成皇在妃  
在妃加恩封爲非妃以十月爲册封號也妃至孝穆成皇在妃

慶元年册爲皇于屬妃十三年崩於潛邸后道光五年宣宗册位九月諭云元起鈕祜祿氏應追封爲皇后道光元年宣宗册如諡孝穆皇后禮成頒詔天下是元妃即謂孝穆非一人也系毅皆手自校定惟皇族門以假鈔玉牒值亂未竟遂仍乃宜之舊餘稿創而未脫因錦藻催舉而歸之亦可惜已

### 帝孫奉玉體異姓理章獻恐貽游屐羞吞淚心上咽

載澤初名載蕪本宗室奕棧子光緒三年賜今名嗣寶國公奕詢爲輔國公二十年晉鎮國宣統初官度支尚書奕詢者仁宗第五子惠端親王之子也溥忻本貝勒載瀛子光緒廿四年懿旨命嗣孚歆郡王爲孫賞固山貝子初孚王無子緒光緒三年諭以奕瞻子載楫改名載澍爲嗣二載溥爲嗣四年載溥以罪奪爵明宗第五子溥忻嗣孚王之孫孚王者宣宗第九子而載瀛亦宣宗第五子溥勤親王之子也溥侗恒煦均詳前寶熙亦太祖第十五子豫通親王之裔孫僅毅與耆齡爲異姓耆齡滿洲伊爾根氏毅漢人而湘鄉籍此前所未有也游屐謂溥侗

### 憶曾訪陵令春度萬松樾蒼陰兼山深瑞靄護黃闈一瞬山皆

東陵道

七二 舊聞零拾之三

童不知何年伐於禮帝樹松松摧禮竟失根攀供薪蘇萌嫩佐  
 芻秣材盡求無厭縱斤及柱棗毀瓦上斷橋鑿門下侵闌禾黍  
 縱橫生遂使殿陛沒昔禁輿馬地牛羸今風逸翁仲倘有知恥  
 在麟象列客來弔興廢重予心寸裂

陵木多松間雜柏檜夾神道列植者曰儀行樹以株計約二  
 十萬而山坡平原所散出謂之海樹殆近千萬國變後穀深  
 慎袁世凱所為時載澤方為守護大臣毅乃以癸丑三月變  
 易姓名懷度支部右侍郎陳邦瑞書密往訪之留信宿而去  
 初至從龍門夾入穀送青更前一則羣松蔽山蒼翠瀟灑如雪  
 水側春草騰茂夾入穀送青更前一則羣松蔽山蒼翠瀟灑如雪  
 黃瓦乍離乍見於碧陰之中好風徐來晴香滿袖清肅之氣  
 祛人煩勞禮系論墳尊卑之差謂天子樹松諸侯樹柏白虎  
 通崩薨亦云天子墳樹以松諸侯樹以柏直見古人制禮  
 雖微必審矣自甲子下殿乙丑黎廬其年秋直軍遠將南鹿  
 丙寅奉軍遂大肆虜伐各陵員役因假借其名及統紛起盜賣

鋪而薪昭西悉拔自是各數國者門近及禮恩殿之窗樞五戶六層寸亦勢陀爲  
 略陵之則者甚至定陵亦玉帶銀河斷邊各殿石櫺每岸必擋惠有陸嶽釘砂故碑  
 下之甄全樓胥轉而神廚山神庫班房朝外前爲化神道垣僅存亭斷  
 暨前文石橋武士橋及麒麟下獅象馬駝各等石橋像南左右路正列前龍爲鳳門柱  
 外又西石坊橋二左橋右下聖德石神功各碑一又道前凡神大兩門南封以坊  
 耕種十氣象爲行森殿也二今丈周垣之外既器私墜內以侵爲距隆恩禁門樞遠探  
 不馬遺尋糞焉親外距稅馬石神路所依穉已不可道見里幾城何左而石且有  
 侯立荊龍鳳之門悲羣集於余讀矣其時民列國故人箕杜子孝穆劉之感索  
 宋汝梅瓊哈漢宜徐鴻寶者古蹟重可悲也  
 以爲汝梅瓊哈漢宜徐鴻寶者古蹟重可悲也

西轅向石門古峽終嶸嶼孟益破賊功野人猶能說漢末多英

東陵道

八 舊聞零拾之三

雄壯采照幽碣而我恃客軍彌激腸內熱

石門嶺運化州古之石門峽故漁縣地也水經中邱水注云石門峽山高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

中郎將陽孟益率公孫瓚討純守劉石門大破之今陽紘五年許

不果往益作溢者從宋本郡注也後漢書靈帝紀止見之殺病

石門山名今營州柳城縣南胡三省注通鑑云門屬國遠注云

石門國也然則環乃事更幾千載土人猶知之稱述氏以漁可

遺故特曹姜謙挈兵士三陵十人衛送迺克首塗恒儒以護此真

笑人孟益矣

玉田正酣鬪烽檄四境徼信宿留古廟但聞蛩唧唧瑤華寫昇

平題壁黠於涅貴賤曷有異天潢易感悅歸雲棲復揚簷端見

微月雖有奮飛心積淖奈予尼灑川忽前橫水草互縈結亂流而涉之藉以濯輓軌

玉田縣在遵化州東北七十里爲白崇禛軍所據明代廟後  
調云前敵與張宗昌軍已啓戰端毅所宿廟建於明時代廟後  
適當龍門口久而初齋街末市涼靜寂惟終夜聞蟋蟀聲與載  
澤共七人聯句而屬其末云涼意滿秋軒迷去而先寢不知  
何人易涼意爲涼月爲然實似是夕情景憶在車忽吟歸雲棲  
山齋色在宇書齡贊爲極是道元語俄驟在雨忽至則陰晴  
復固難卜也廟前殿西壁故裏勝境由來羽士家末署乾隆辛  
巳名如月隨王父宿子其門父誠恪一親王瑤聖祖第二子瑤  
隆三十八年不稱道已爲二稱主人也其畫工弘山水誠王謁  
過此而作故不稱道已爲二稱主人也其畫工弘山水誠王謁  
第一齋齡及毅能也詩毅有句醉云賢道旁猶識於王孫貴知是承平  
寶熙齋齡及毅能也詩毅有句醉云賢道旁猶識於王孫貴知是承平  
姓家載澤憮然曰此謂瑤華耳毅曰不然愚意蓋兼公等言  
之次日寶熙欲放杜甫橋陵昭陵諸詩爲東陵詩溥侗言吾

孫固似不在便斯作詩也殺乃盛贊其是然而實熙面赤殺旋之曰多天良祖子

石門也西有一水無舟無橋俗呼淋河一統志作梨河淋梨雙

殺謂水乃滌瀟擊之轉矣自石門至此泥垢盈  
穀過水乃滌瀟擊之轉矣自石門至此泥垢盈

昨喜介弟至家書附寒褐告言谿漲興衝波僅乃脫謂蛟起盤

山東注勢若決勁騎與饋丁一朝化鼉鼉戒程我幸遲不然遘

此孽初聞膽氣碎轉思意殊豁來本不薪生豈憚為異物所慚

人臣僕奇恨莫能雪

郡王銜貝勒載瀾者醇親王之弟也上懸念裕陵積水七月

十五日論道載瀾馳詢行抵三河阻兩屏當行李乘驟車而

前十八日至段家嶺遇雨電驟至盤山溪水大且及胸矣  
避往高邱水又及之乃棄車乘驢於二十一日下午始得相  
頃見仍策石門而去據言是道聞軍中謁陵車折多被衝沒士馬亦坐談掩



未嘗見後殺又聞也盤山有蛟爲患故山洪之大爲七十老人宮  
願感受不陰濕之氣扶我書物至始獲家書及緜其情焉以彼躬念  
災命幾受不保猶之親扶我書物至始獲家書及緜其情焉以彼躬念  
盜之耐勞而受託若恐遺忘亦可知其非無信義者歟其可知  
其性耐勞而受託若恐遺忘亦可知其非無信義者歟其可知  
夙近五君子豈非親中之美乎一年以志盤山爲謁在州西  
二十里聖祖親臨幸乾隆元年以志盤山爲謁在州西  
道創建行宮盤山  
志云一名徐無山

自茲歷村鎮十店十不設設者即軍屯誰能強與聒星正爲覓  
居費不容折閱夜醒偶爬搔滿指蟲蚤血

沿途飯肆因連年兵燹多閉門者憶來時至段家嶺覓宿不  
得又行廿里至邦均鎮各店亦爲軍隊占住往返市間數四  
始由商會代覓一小飯肆而隨員徐壇等尙止車中由  
以廿二日自石門發竟日馳泥濘中廿餘里達馬伸橋由  
員和琦託其地團總覓得一已歇飯肆宿焉家值殊昂貴廿  
三日既晡至薊州成殿未得入城止城東高家店蚊蟲極盛

終殺有轉未設  
夜爲不寐

求安人情常念之增慘怛桃花故行宮淪落在蓬華吾儕本王

人失所詎云屈雖無多嘉肴差堪慰飢渴至尊尙減膳遑忍厭

### 粗糲

先故州志東桃花寺在州東十八里爲鑾輿必經之路乾隆十八年

曰建行宮於山半不一統志云寺旁爲行宮途中書於乾隆時矣

寺紗嘗聞嘉慶十年因慶郡王御筆旋自求治罪奉諭永璘桃花

於就游玩舉朝皆知既至桃花寺朕料其必私進行宮游玩伊

欲等茶則山下村店覓飲之處甚多何用上山尋至廟內明此

王時永琛已分府至昆明湖游行獲告永璘事同一轍自從前加郡

並著戒通諭王公等嗣後凡之過派著往祭儀陵均不准親入議行宮具奏  
千咎人以其日幣四紀百購去而杜孝禮呈文併則有此行宮近宮日傳  
爾將全州西四十里運為自之淵莊是皆可傷者隆中筆記是役途導冊  
言薊州西四十里運為自之淵莊是皆可傷者隆中筆記是役途導冊  
下食宿變服減膳至善後辦被日止而辦善後諸臣至月十八日  
途則得玉食耶

當年翠華臨流惠徧農末累朝蠲賦恩億萬賴全活運衰俗亦  
薄生計仗攘竊祇自救困窮不解酬贍郵行矣吾更西去此羣

### 盜窟

康熙十七年論遵化所屬有附近湯泉之婁子山良格莊啓  
新莊石家莊梁家莊供辦襦役其一年地丁錢糧俱令蠲免  
鉅魚關城內外居民七十大興三河通勤運化爲陵仍每戶賜  
銀二兩六十一年世宗以一大興三河通勤運化爲陵仍每戶賜

東陵道

十一

卷聞零拾之三

與之路 關論免 兩陵前 年已額 賦乾隆 三免三 所通三 地方論 十分者 之恭三 奉皇太 后途后 所安	至小民 將經扶 過州老 縣撫及 幼天歡 津迎愛 府屬戴 所之有 忱乾時 隆切三 朕心深 年為嘉 至三悅 十著三 加	數年未 豆完五 共尾千 五欠地 千九糧 百餘銀 石共五 又節萬 年一因 千八借 百穀餘 兩潰積 十二項 萬六千 一色	之百餘 三嘉慶 慶朝行 自闕免 四五年 至十二 二年五 闕東陵 免經過 十地方 及額二 賦十三 分	之年三 未親闕 四陵六 其餘每 免兩歲 次闕陵 後必論 免七經 年過地 方額賦 免十分	九分之 年二五 道光朝 七年十 皆免十 分十分 之三二 五其四 二年十 雖未二 年親行 亦六年 照免十	三成自 豐優二 待年同 經賈治 積十二 欠歷年 光緒十 致守陵 六年二 薪十八 年皆免 其十分 不肖者	送犯上 地下宮 為結盜 賣司鉤 通者祭 則軍匪 為見之 輕因生 名覲計 故造心 蠶其謂	情也實
--	---	--	---	---	---	---	---	-----

路修每多阻小順必大拂駱驛赴敵兵前遮苦相逼飛輓生碾

渦致予屢顛蹶

當裕陵也汲水垂壘時衛陵營長王占元將他調占元者聞  
錫山部也  
近所謂始則閱軍之職步兵繼則白崇禧軍之兵車遂無軌障  
可循故汽車多為損折有時震盪極烈致將坐  
簞高拋殺與書齡竟至兩首相撞亦可晒也

燕齊舊戰域久隨洵洳汨胡為嗜殺者方詡張士卒

過段家嶺過洵河草橋廿四日也嶺東屬薊州嶺西屬三河  
草橋則三河所轄董物筆記稱為鋪橋謂橋下之水為既合  
於洵水後之洵河也竹書紀年齊師及燕戰  
於洵水齊師遁即是水見水經鮑邱水注

誰非人子孫使作牛馬割誰非人父祖使受狐兔拍途中多佳  
景到眼成艱躑躅復躑躅昧爽忽已眈坡陀乍起伏冥行惴  
其慄險若懸度棧深況夜馬瞎生為水鄉人始怯平野溢

廿四日宿夏店未至廿里已暝車燈多震毀其索而行左旋  
道迎高坡而上路殊狹而傍有積水殊深其險甚矣而書齡云  
此真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  
池也夏店以古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河

鮑邱雙河梁來跡已恍惚一梁早中斷扶輪就船筏一梁猶撐  
撐危響振窸窣

書齡日記七月月初四日至通州進西河北去箭二河三箭  
河寶熙日記亦云渡潮白二河箭西旋去箭二河三箭字  
蓋此條復有箭錄遂刪之以是日實者氏所云潮白二河指潮  
外不此得復有箭錄遂刪之以是日實者氏所云潮白二河指潮  
自合流處而先即謂東浮橋下箭而箭在潮白河東  
赴陵言之則先渡潮白後渡箭自回京言之則先渡箭  
河後渡潮白董恂筆記云過東浮橋下箭河上有草橋即  
其明證因書實同人時渡而異恐滋疑誤故辨正之過此則  
州初四日殺借同人時渡而異恐滋疑誤故辨正之過此則  
箭亦云河橋已拆遂以舟也又一統志云潮河名卽古沱邱水安  
志亦云河橋已拆遂以舟也又一統志云潮河名卽古沱邱水安

頭河亦曰渠水俗名符  
梓河即古鮑邱水故道

監臨仰先皇征艱幸賦畢回望二百里如夢不可詰

過河抵通州四十里至  
京則路較以東坦平矣

既歸關仍譏吾惜好城闕大道故坦蕩何意為壅闕

先是有出朝陽門稽察嚴而久歸亦如之河  
行有攜筐梨者亦索稅四角以噴盡而歸

有明十三陵封豨至今屹斯仁若可廢安用良史筆

順治元年以禮葬明崇禎帝后及妃賞氏兩公主並三天啓后  
張氏萬曆妃劉氏仍造陵墓如制先是設看守明十三陵每

陵夫二十設四名田及夫照二頃至是定制餘萬曆陵不設外其  
十陵二各設太監及八人丁祀田二百响三年昌平帝陵

二年設守明太祖陵伏誅八年論禮部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王  
科等盜發明帝陵伏誅八年論禮部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王

寢並祭典因神宗與我朝有緣故裁之朕思前朝帝王陵寢  
理宜防護况我朝凡事俱從寬厚今神宗陵著照明十二陵

東陵道

十三 舊聞零拾之三

例以時致祭仍設太監陵戶看守諭十六年前代陵寢神靈所  
崇禎帝復遣官祭明成祖以下陵論工部前代陵寢神靈所  
棲垣應殿已為防護朕巡幸畿輔道經昌平見明代諸殿宇  
墮理類圯已甚近陵樹木多被斬伐向來守護未周殊不  
理爾部即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官不存時殿木加巡禁  
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令昌平道官不時嚴加巡察爾部仍  
酌量每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官閱勿致疏虞高宗大修明  
十陵詔言雖費百萬不斬同治初收復江甯亦詔修明太  
陵祖

推之極藩墳禁衛周以悉煌煌聖祖語包孕何宏達固無期報  
心足以愧後哲坎珂甯待論德在天地闊

康熙廿二年刑部題據故明廢藩王等墳墓何大學士等  
部議照盜發常人墳墓律擬絞盜發藩王等墳墓何大學士等  
人一例凡歷朝俱應悉除之其盜發墳墓與掘人看守之處  
凡故明廢藩字樣應悉除之其盜發墳墓與掘人看守之處

科九  
道癩  
議書  
奏事

終



護國軍紀實

洪業題



太歲在己卯  
古吳鄧氏五  
石齋精印本

蘇江

一掃青燈共青史沈吟相續行坐象霜暮意  
是廣後狀亂志終勝不水滔天餘心雖歎  
兼督身學和觸廣武秋秋遠矣歎六州缺  
遠望鶴歸城郭改玉環龍起風雲厲首神  
心儒羊符與書

三不讀

敬題王右軍真蹟

乙亥三月嘉遊志臨高少瑞



原者獲國華紀實教蹟一述教華如純經素誠則  
 亂之亂三百年中以而少外一終華聖惟洞濟洞軍志勇  
 博通通身中叙氣創之動尤為始矣竊謂 皇天真深  
 得行於 皇天者其必待於彼無疑 中凡用筆以於剛也敢  
 妄加悲震咄火其真 知諸題一詞必欲託正原焉一持卷二  
 手未敢悔

文光十著錄  
 大雨四志  


序

予之紀此蓋丁巳出蜀後居金昌故人李君寓樓中偶憶而書之以備遺忘若班固所謂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溢惡斯爲實錄者則非所論于此然足跡徧滇蜀蜀難身膺之蜀戰親見之當事諸人亦嘗與之周旋大抵得其實爲多猶有所諱者則曲紀之亦以爲箴勸非有意抑揚也野史異于承明著作然意固有在若王闔運作湘軍志自謂不在表戰功而在叙治亂得失之由予之爲書殆亦略師其意自護國軍興而蜀亂作西南之勢張南北之爭烈馴致南北自相爭戰十餘年間兵火不息然則此一役也謂非治亂升降之樞紐得乎是冬北

上遂寫定成書爲北京大學及中國地學會各錄一本去後頗  
中悔祕不示人旋失其稿傳錄兩本無可蹤迹久亦漸忘之矣  
今春偶檢舊篋得當日屬草如對故人不忍割棄稍加訂正以  
示從游二三子俾稍習近事兼知史學以紀載爲先紀載以近  
事爲急及今不述後將何徵建國以來事之湮沒不彰與夫浮  
誇失實者多矣談史學者明于察古昧于知今直筆不存是非  
淆混世事益不堪問今姑揭此義庶幾爲糾集當代史事者之  
一助使世間尙有徐夢莘李心傳其人必不菲薄此事也民國  
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鄧之誠

## 護國軍紀實

### 紀蔡鐔督滇始末第一

邵陽人蔡鐔負文武才早年遊學日本士官學校歸國後治軍于桂不甚協物議宣統二年庚戌入滇桂省議會猶通電詆之時李經羲繼錫良督滇誠于外侮急飭軍備以靳雲鵬爲督練處總參議先識蔡鐔比其至立擢爲協統滇人羅佩金殷承璣李根源謝汝翼李鴻祥唐繼堯皆日本士官生負才氣敢作爲佩金承璣根源稍稍嚮用而汝翼鴻祥以樸質繼堯以年少故僅得爲營長靳雲鵬得經羲倚用總攬軍事咤叱進退諸將士不稍假借人皆側目而佩金等尤不直之鐔獨雍容與滇人深

相契結後卒得爲都督者以此三年辛亥秋有蜀人爭路事初清廷以盛宣懷爲郵傳部尙書見商辦鐵路遷延久不竣工議借外資以鐵路抵押蜀人立同志會鼓譟爭之不得且法治首倡者蜀中大亂革命黨人乘之以八月十九日據武昌漢陽起義響應者數省東南大震漢中謠言日數至根源汝翼鴻祥謀響應經義前奏請開國會不見用方鬱鬱思去至是一無布置法國領事以所聞告謝之或請置根源汝翼鴻祥諸激烈者于法不許請調巡防軍入省備緩急復不許根源總辦講武堂學子倡言革命爲衆指目恐事洩且重得禍思急舉事鴻祥繼堯主持尤力數會集于繼堯所議定推鏗爲首以重九夕自北門



率七十三四兩標兵入城分攻督署及軍械局翌日事定十九  
鎮統制鍾麟同死之靳雲鵬易裝出走諸北將校皆逃而經羲  
避于民家與鶚等約三事鶚與根源痛哭迎經羲步至省議會  
居焉旋禮遣之出境鶚既以學識爲衆所服被推爲都督諸將  
領佩金有才根源有謀承璫精綜核汝翼鴻祥質直有勇而繼  
堯年資稍後退然若無所表見鶚獨深喜之佩金根源慮諸人  
不爲鶚下事事稟承號令躬爲表率于是鶚得以行其志以時  
勢未可知滇能聯黔而資財賦于蜀不難與中原爭衡世稱西  
南政策殆昉于此遂首遣汝翼鴻祥領兵援蜀繼堯北伐兼援  
黔根源出鎮迤西承璫亦率兵西規衛藏獨佩金留滇衛戍驕

兵悍將相率盡去滇人直樸易治鏢爲政首崇節儉以故閭閻  
乂安與承平時無異人以是稱蔡鏢焉汝翼鴻祥以蜀人郭燦  
陳先沅及劉存厚爲嚮導據有瀘叙自流井財賦地將進窺成  
都資糧于蜀師行不無刼掠蜀人以其義之不終也慮有大欲  
成都重慶兩都督不相下恐皆不保急聲言蜀亂宜自定無煩  
鄰師而以重金啗滇軍汝翼鴻祥不得已率師入黔也部曲盡零星  
刺骨矣滇蜀攜貳自此始當繼堯之率師入黔也部曲盡零星  
散卒器仗不精人料其少成功然繼堯善撫循駕馭以黔人劉  
顯治周沆戴戡等備諮謀而韓鳳樓劉法坤等領軍是時黔都  
督楊燾誠方率師北伐留趙某守貴陽趙爲哥老魁首不識政

體唯以公口秘結奸民公然攘奪法紀蕩然無存黔人甚苦之黔素有立憲革命兩黨革命黨人常假力于哥老立憲黨則多縉紳老成廁列于其間劉顯治等其著者也思借繼堯保鄉里推爲都督適南北已統一盡誠率師歸與繼堯爭不勝棄去繼堯遂一意撫凋殘輯奸暴以戴戡任可澄爲左右參贊親禮諸長年大老民事一委之黔人不雜用鄉里黔民欣然望治忘其爲客軍熊克武獨立于重慶復遣葉荃黃毓成會滇劉雲峯之兵往攻之益發舒志氣以韜略聞于時矣汝翼鴻祥自蜀歸編部曲爲二師各爲師長自以首義且援蜀有戰功漸不聽令佩金已先被命爲雲南民政長雖不同于汝翼鴻祥以鏢雄鷲亦

漸立異同鏢遂計使佩金辭職舉鴻祥繼之然實陰爲齟齬滇人自是不信鏢必欲取而代之鏢當民國二年癸丑贛寧難作時倡議會滇黔蜀桂軍往攻實欲觀釁爲袁世凱所忌至是決去滇銜汝翼等異己舉繼堯繼爲都督假中央政府命臨之汝翼鴻祥末如之何未幾汝翼爲仇家狙擊死鴻祥亦調京繼堯爲都督襲鏢成規復去諸不附己者衆協然無異議滇以瘠省自辛亥以來差較他省能秩序自保且分其力以援鄰省者無他蔡鏢唐繼堯善以術用其衆也

### 紀護國軍起義始末第二

袁世凱以湖南都督陷蔡鏢入都後遂羈留之鏢素師事梁啓

超而與熊希齡鄉里是時希齡當國啓超爲世凱禮重數爲解  
免于世凱得爲約法議員及經界局督辦然屏息不敢發議論  
追逐諸貴人伺顏色或則出入倡家佯不問時事世凱手平贛  
寧大難解散國會訂新約法設參政院用古天子禮郊祀天地  
世皆以世凱借革命黨以覆清必意在自爲而世凱微見風采  
又若無意四年乙卯籌安會興勸進者滿天下設籌備大典處  
刻期臨御改明年爲洪憲元年或言已御便殿受朝賀章奏稱  
陛下外人責難則以民意答之且聲言決無反對者鐔亦列名  
勸進陰策其事難成料段祺瑞馮國璋立異世凱不易制之有  
隙可乘日本人忌世凱必不使之得志遂與啓超密謀適戴戡

新罷黔巡按使來京亦與謀畫謂在滇黔發難則道路相距遠北兵不能至可以持久其年十月微服走天津共附海船南下而先以計畫叩滇中將校世凱聞鏢脫走出不意大驚急追之已無及是時繼堯督滇已二年頗慮陳宦偪己陽與世凱委蛇而陰爲戒備帝制議興數遣人赴京省覘虛實向背會世凱使侍從武官何國華入滇示意而第二師師長沈汪度一夕暴卒汪度曾于酒酣盛言帝制非宜者也其他指摘帝制者皆不自安顧繼堯恐滇黔力弱非敵遲疑久不決巡按使任可澄與第一師師長張子貞第二師師長劉祖武本無所可否團長楊業鄧泰中董鴻勳等皆繼堯拔擢信任者急欲建奇勳力言滇軍

可用狀適鏢書問持之益堅復得馮國璋電謂滇發難當繼踵而起是時繼堯雖未表示而意已內決矣十一月鏢偕戴戡殷承瓛赴香港與李烈鈞方聲濤熊克武龔振鵬等會意旨合相率赴滇蔡鏢登海防逕發電關白鄧泰中泰中與繼堯之弟繼禹親往迎之復與繼堯往返電商乃于十二月十九日至昆明開全體軍官會議決計舉兵稱護國軍編三軍蔡鏢領第一軍總司令將四梯團出蜀李烈鈞領第二軍總司令將五梯團出桂繼堯兼領第三軍總司令居守初議鏢先出師至川境乃傳檄而啓超在滬與蘇督馮國璋有所商榷主先發電取蘇桂響應遂于二十五日宣布擁護共和翌日第一軍第一梯團長劉

雲峯率鄧泰中楊綦兩支隊會熊克武先發嚮宜賓滇自錫良  
時陳宦整飭軍實甲仗精利而滇人耐勞號敢戰前援蜀黔所  
嚮有功然合精銳不及萬人舉半以畀鐔轉餉不繼又滇至蜀  
二千里非朝夕可至而陳宦督蜀將三混成旅皆北人人爲滇  
危幸世凱聞變雖遣曹錕張敬堯各將一師討叛而顧慮外交  
思輦巨金走蔡鐔而已不欲遽戰陳宦兵力分散曹錕方遲遲  
鄂湘間未決所嚮滇得以從容布置焉鐔以五年丙辰一月十  
五日引羅佩金爲總參謀殷承瓛爲總參議率第二梯團長趙  
又新將董鴻勳朱德兩支隊發滇第三梯團顧品珍第四梯團  
趙鍾琦相繼發皆道黔以規瀘是時劉存厚爲四川第二師師



長守瀘以清鄉不力懼得咎通欵于滇宜賓戰事旣起陳宦令  
進阨敘永阻滇軍入路別調他將守瀘比鏢前鋒至存厚遽開  
雪山關延之躬爲嚮導以攻瀘自稱四川護國軍總司令時二  
月六日也是爲滇蜀連合之軍滇黔本唇齒繼堯前平黔亂有  
功黔護軍使劉顯世又繼堯所擢故戴戡謂黔必應滇當蔡鏢  
通電已預列顯世名而顯世方別與世凱通消息得滇電多置  
不答戴戡單騎入黔責顯世負約顯世敬謝謂以誑餉械耳乃  
于一月二十七日獨立戡遂將黔軍向綦江而分軍出湘西爲  
牽掣計稱護國軍右翼總司令聽命于鏢是爲滇黔連合之軍  
李烈鈞者贛寧敗後亡命海外有義聲至滇以籌欵自任謹事

繼堯自比于列將得將第三軍然部衆新募器械窳敗餉糈無所出師期久未定會世凱命粵督龍濟光兄覲光爲臨威將軍雲南查辦使督理雲南軍務兼巡按使率師道桂以擊滇乃急將方聲濤張開儒兩梯團至桂邊防堵黃毓成率挺進軍千餘人自樂平趨桂邊爲犄角烈鈞與覲光兵交綏于駁礙桂督陸榮廷已于三月十五日獨立遮斷覲光後路覲光不得已降四月六日濟光亦附和護國軍大局一變毓成還滇改援蜀烈鈞遂合桂軍至粵北規湘贛是爲滇桂聯合之軍初啓超在滬說馮國璋響應而世凱密布諸軍防寧日以甘言恬國璋故國璋不能屈申雖聽浙江于四月十二日獨立而又撲江陰蕭弼臣

義軍啓超失望則至桂說陸榮廷助滇榮廷從之方是時粵朱執信陳炯明之徒遽起稱總司令者數十人無所統屬龍濟光雖擁兵萬餘人而蹙守省城號令不能出郭門五月一日啓超遂說榮廷與濟光連合迎岑春萱爲兩廣護國軍都司令合諸義軍自爲都參謀而以滇人李根源爲副粵桂負巖疆稱大省粵且擅餉械一旦統一寢寢日強是月八日啓超倡議合粵桂滇黔湘浙蜀建撫軍院遙戴黎元洪而以撫軍長行號令啓超意主岑春萱蔡鍔而李根源右繼堯滇人亦力爭終舉繼堯爲撫軍長春萱副之而代行其職是時七省壤地各不聯屬政令自專湘蜀戰又未停號令無所施實等虛設然聲威震動使世

凱知西南不可屈焉

紀蜀湘滇粵間之戰第三

當蔡鏐之出蜀也實羨蜀財賦以爲天下事未可知苟無響應者則藉蜀猶可自守隱度陳宦所部分屯各地而旅長伍祥禎滇人當不自壞鄉里且雷飈已舊部守重慶劉存厚方據瀘陰通款于滇則陳宦所恃僅一馮玉祥而其兵又半屯陝西尙未至蜀故視蜀如無物大戰當在武漢間前鋒去已二十日始遲遲發昆明而不虞存厚進阨永寧瀘已有備雷飈在成都未將兵與初計相左幸前鋒劉雲峯鄧泰中楊綦率第一梯團兩支隊襲攻宜賓下之軍聲大振鄧泰中會澤人楊綦昆明人家貧

少折節讀書慨天下將亂棄去習武事勇敢善戰與辛亥光復之役後隨唐繼堯入黔誅土盜甚夥一方以寧繼堯倚如左右手積功皆至團長帝制議興屢爭于繼堯請申罪討之繼堯遲疑未決及蔡鍔入滇決計舉兵蔡泰中請率所部爲前驅奉旅長劉雲峯爲梯團長以行先是蜀中大舉剿匪約滇軍兜剿至是滇軍以會剿之名告蜀中故不之疑護國軍發通電被遮留蜀中尙不知有護國事陳宦所將暫編三混成旅屯宜賓瀘重慶方清鄉不易集合滇距蜀二千里蔡泰中兼程馳至灘頭入蜀境五年丙辰一月十五日猝與伍祥禎之兵遇于燕子巖巖巖峯峙僅通單騎祥禎之兵在滇邊者八百人且不識滇軍何

以攻蜀乃以巡防軍當前敵巡防軍無礮綦泰中身爲諸軍先  
衝鋒夾擊不崇朝巡防軍潰反奔祥禎兵大驚駭亦走綦泰中  
連破側耳崖黃泡耳數壘祥禎餘衆不及炊而退滇軍追至橫  
江所嚮如入無人境至安邊與祥禎營長戴鴻智轟擊竟夜鴻  
智皖人素有勇死戰不退力竭兵潰死之祥禎度宜賓城大難  
守是月二十日棄之而北宜賓縮金沙江岷江會口當滇蜀孔  
道百貨山委爲蜀南名郡一旦驟陷世凱疑陳宦縱滇軍入境  
盛加詰責宦乃檄馮玉祥自瀘伍祥禎自自流井朱登五率巡  
軍防自屏山合數路兵號稱萬人實不過二三千期舊曆除夕  
同時攻宜賓綦泰中之兵不及二千人度不可退退且死留一

營守白沙阨玉祥進路而綦自趨宗塲逆擊祥禎兵戰一晝夜祥禎兵始退巡視戰場彈壳積地者盈寸許綦旣勝立折回白沙玉祥兵約當一團方沿江大上蔓山谷皆兵綦斂衆衝其中堅相持自朝至暮滇軍勇氣百倍無不以一當十玉祥不支陣稍移滇軍大呼肉薄陷陣玉祥兵遂退順流至納溪猝遇劉存厚兵邀截頗有死者朱登五及他路軍聞兩混成旅已退遂皆不進綦秦中亦斂兵保城待後援是役也綦四面受敵以寡擊衆犯兵法所忌而竟能克敵以此名聞天下方是時綦年二十七自護國軍興戰事徧蜀湘滇粵唯黔軍乘瑕進攻湘西者稍能略地而已至于攻城奪地之功則官首綦秦中是時使綦秦

中能銳進則瀘縣自流井實空虛或不難下乃蔡鶚嚮瀘之兵方在途中而祿國藩將一支隊自昭通來援復徘徊未即至迨蔡鶚至納溪攻瀘而張敬堯將北兵第七師已至瀘有備矣陳宦嚴令馮玉祥攻宜賓懸賞期必下綦泰中守城月餘玉祥兵一團四來攻而四却之會蔡鶚以納溪危急調綦泰中所將兩營兵往援之所留千餘人合臨時召募兵又千餘人死守催科興武諸山梯團長劉雲峯欲退者屢矣蔡鶚亦有令棄宜賓綦泰中以宜賓得自百戰堅意不忍舍去故綦泰中後頗怨鶚最後玉祥兵自吊黃樓渡江潛襲真武山城已不可守綦方病疽界肩輿督戰不少却玉祥兵已迫臨乃倉猝退師一夕而至灘



頭喪失資械殆盡然玉祥復宜賓而已亦不窮追遲二日始入城守時三月一日也蔡鏜合劉存厚之兵自叙永大周驛連營至納溪以攻瀘守者爲張敬堯及周駿所部旅長熊祥生之兵蔡鏜百端攻之不能下初前鋒董鴻勳攻克藍田壩付劉存厚兵守之恃勇進攻小市思鈔瀘之北路小市者絕地與瀘縣隔兩小河而藍田壩劉軍竟不能守鴻勳前後受敵幾全軍覆沒僅而得免自是滇軍每嗤劉軍怯劉軍團長陳禮門至憤而自殺焉及鏜至親巡戰地撫綏將士士氣乃振與敬堯相持月餘滇軍雖勇而全軍僅三千餘人衆寡相懸泰甚三月七日敬堯遂克納溪滇軍退羅佩金斷後支隊長何海清有胆略率一連

兵遇北兵一旅急伏山陬叢薄中發槍鈔擊之北兵駭走自後  
鏢雖督顧品珍王秉鈞何海清與北兵戰然所爭者納溪江安  
南川而非瀘也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戴戡率熊其勳攻綦江  
與曹錕相距累月綦江終不下至停戰而止方蜀中大戰湘西  
亦有激戰二月十六日黔軍團長吳傳聲略取紅江麻陽芷江  
鋒銳甚民軍程潛陳強蜂起永寶間袁世凱遣馬繼增將北軍  
第六師禦之初戰弗利繼增暴卒軍中或曰自殺也旋傳聲輕  
進陣殞黔軍後援不繼北軍漸復所失地三月八日北軍復麻  
陽遂停戰自初戰起北兵在湘蜀合援軍共八萬衆月資二千  
萬財貨內匱借外資爲美國所拒又前言百日平亂期已過無

以謝外人既已次第收宜賓納溪麻陽則歸罪勸進者二十一  
日下令罷洪憲改元及稱帝而責南方歛兵粵滇非難持世凱  
退位頗堅否則再戰其實南軍軍資僅資諸義捐亦且困世凱  
遣李長泰援蜀倪毓芬援湘唐繼堯以黃毓成將第四軍葉荃  
將第五軍張子貞將第六軍劉祖武將第七軍僅毓成一至蜀  
粵中諸革命黨人亦爭言北伐皆故張揚其辭自後零陵鎮守  
使望雲亭陝南鎮守使陳樹藩湘西鎮守使田應詔先後獨立  
五月二十日陳宦獨立于蜀後九日湯薌銘獨立于湘宦尤忠  
于世凱爲盡死力一旦獨立舉國驚詫諸不快宦者遂騰詆宦  
爲背世凱實則世凱深忌宦防之彌甚宦所部伍祥禎失宜賓

而終克之謂可以雪謗矣而謗益甚宦爲疆吏曹錕等援蜀皆不相關白世凱亦不令宦會同諸軍事諸軍入蜀競割膏腴地截留賦稅川軍效之宦所有者成都十六縣及富順等縣而已方大戰時渝瀘北兵至六萬人宦當川西南寧遠宜賓防綫千餘里而所將三混成旅伍祥禎最弱先潰馮玉祥始終以一團兵應戰李炳之旅二營在成都餘皆屯重慶爲曹錕遮留不聽行宦屢請命于中央皆諉之錕不理宦遣參謀長張某往重慶調炳之兵且犒以二萬金爲人乾沒炳之亦不敢聽調皆謂成都旦夕將宣告獨立而實無據蓋錕已受世凱密旨矣宦再遣參謀何某往幾爲錕所戮錕與宦結昆弟交揚言將攻成都宦

聞之以謔語發電告之謂公我兄事者也兄不友弟不可不恭  
兄來攻則開門以待錕慙而止宦旣不得調炳之兵中央政府  
復令調馮玉祥出蜀入陝陝無所用兵實欲以宦委敵不則令  
負失地咎而死之宦自知孤危念有老母不可以死請辭不許  
請以曹錕代己不許時南北停戰議和久不決馮國璋方召集  
十七省區代表會議雖大半徇西南之請而主挽留世凱仍任  
總統甚力若和議不成必出于再戰蜀固當衝成都處境尤危  
唯獨立可道其難且足策和議之成宦遂不恤其他而逕行之  
通電與袁氏一人斷絕關係而已無預南北也復密電徐世昌  
段祺瑞王士珍述己孤危不能不獨立狀示未絕于中央世凱

大恨立命重慶鎮守使周駿署督攻成都大約宦不贊帝制最早世凱理前恨稱帝不成復遷怒焉北洋羣小人妒宦者爭搆之謂且與南方合遂必欲死宦而後快矣不然蜀湘皆獨立何以不致恨于薊銘乎不知本末者且從而實其辭謂宦本贊帝制而不知宦始終未與聞也徐樹錚段芝貴流言宦入蜀前首請世凱稱帝則小人讒口何所不至哉宦不與帝制事後籌備大典者爲章士釗盡言之公論乃自然宦始終不自言亦不自以擁護共和爲功大抵世凱雄猜而宦負命世之才終致差池然知宦才者竟莫世凱若矣世不知委曲遽謂宦背德宦之爲德于世凱多矣而世凱背之宜其及也宦旣獨立馮國璋與蔡

鐔議和大端未就六月六日世凱遽以疾卒黎元洪繼任總統  
馮國璋爲副總統段祺瑞爲國務總理通緝帝制罪魁楊度孫  
毓筠顧鼈梁士詒夏壽田朱啓黔周自齊薛大可等八人恢復  
約法以蔡鐔督蜀湯薌銘已爲桂軍所走以陳宦代之督湘陸  
榮廷督粵撤北軍回防七月十四日義軍解散撫軍院而戰事  
告終

#### 紀蔡鐔督蜀始末第四

蜀自尹昌衡爲都督編蜀軍爲五師盛行軍用票與值不符人  
民大困胡景伊繼之經癸丑渝離元氣未復吏治尤猥雜盜賊  
滿地袁世凱以蜀擅財賦上扼滇黔命安陸人陳宦將三混成

旅督蜀宦清末以書生治軍蜀滇及東三省負時重望民國肇  
建佐黎元洪長參謀本部外修國防內理各省軍事善後統一  
之功大半成于其手南人也而得世凱尊信羣小人生嫉尤與  
段芝貴徐樹錚相左比而傾之世凱意不能無動以爲宦終厚  
元洪薄我帝制醞釀久矣宦意國體既改共和非世凱不能收  
拾時局若自爲帝則爲反覆且滋紛擾耳民國三年甲寅十一  
月二十四日宋育仁宗社黨事起意別有在姑以探人情向背  
宦密電馮國璋以次疆吏問贊否以伐其謀果得覆皆言非宜  
遂力贊世凱下永不變更共和之令授意世凱秘書馮學書擬  
稿先白國務卿徐世昌署諾使世凱不能中變世凱後知宦所



爲始大恨諸謀勸進者皆謂宦在中樞必爲梗沮故以之督蜀  
蓋欲外之宦固辭世凱七命敦迫之始行瀕行世凱猶語宦謠  
言不可信國體安可更乎然欲宦遂將曹錕所部第三師入蜀  
宦難之謂入蜀非用兵比安用此多兵爲世凱色變曰君豈欲  
將鄂兵耶宦遜謝宦所用參謀長及財政廳長皆受世凱密旨  
以監之世謂世凱將倚以收滇黔者響也其治蜀也首裁蜀軍  
三師大舉清鄉盡收回軍用票不期年人民盡得復業行千里  
者無戒心安靖過于承平時宦治軍之勤從政之廉且能愛才  
之切用人之公民國以來未之有匹也蜀人至今德之者尙多  
護國軍與宦爲疆吏而不與援蜀諸軍事終復宜賓失地示世

凱無他猶不免世凱之忌必欲假手滇軍致之死地既獨立世凱密令周駿攻之會世凱卒宦力舉蔡鐔代己督蜀得請被命爲湖南督軍力辭不就逕率所部出境至鄂出資遣之襍被入都蕭然若寒素自後屢命之經略甘肅皆不肯再出任事六月二十六日宦旣去蜀周駿入成都自稱川軍總司令不主拒鐔而拒鐔挾滇軍鐔請于中央政府以羅佩金爲前鋒討之連戰于資中內江駿不支七月二十日委其軍而去翌日滇軍入成都蔡鐔力疾發叙永取道宜賓以二十九日至成都就任前鐔督滇懲昔在桂用鄉里爲衆所詆故左右不用湘人滇人懷之雖有齟齬比再入滇能盡將其兵者以此迨在行間鄉里人多

投之鶚爲人深沈每午夜篝燈火決事不使人預聞當周駿聲言拒滇軍則思遣散滇軍有暮氣者諸滇將領自羅佩金以下多怨鶚寡恩漸不聽調遣鶚慮佩金終不爲用則舉以長桂桂偏遠佩金與陸榮廷復不相習鶚舉佩金不啻計遣之去鶚與唐繼堯本甚相得納溪之敗詆繼堯擁四警衛團不見援而繼堯則以平龍濟光內亂需兵爲解繼堯編第四至第七軍而函告文移每無謙詞鶚以爲凌已銜之護國之役滇人出死命發難後乃爲進步黨人假借取大名鶚素與進步黨密結自後鶚與滇人非比患難相共時矣鶚旣至成都見蜀民困苦顛連慨然思有所補救病日亟期留一月治事從容布置而後去及見

滇軍將皆利其去知不爲用不獲已舉佩金兼護督軍省長戴  
戡會辦軍務劉存厚第一軍軍長兼第二師師長僅留十日遂  
移舟東下至重慶與陳宦偕行出蜀至上海遇梁啓超盛詆譏  
佩金而力保戴戡長蜀民政劉存厚可大用牽掣佩金爲己他  
日歸蜀計比至日本病革遂以十月六日卒蜀人震其名頗惜  
之而不知蜀難自此始矣

#### 紀羅佩金督蜀始末第五

羅佩金者世家子少無賴清末留學日本歸爲標統才具開展  
異于滇人民國元年王子蒙自兵變佩金隻身入巢穴手擒叛  
將斬之後長滇民政識政體用人能拔擢其材頗爲人稱道當

護國軍興佩金任第一軍總參謀鉅細躬親決策多中初蔡鐸雖果決而納其言爲多然暗爲策備未能開誠兩人者功益著交乃益疏矣戴戡在綦江頗著戰績鐸意右戡時與親近滇黔雖唇齒以任可澄劉顯治攬滇政故滇人多致恨黔人恐戡將因是長蜀民政則力擠之推佩金爲左翼總司令與戡對抗羣小人不爲蔡鐸所喜者若楊寶民陳澤霈輩復故爲抑揚其間利佩金與鐸不協佩金旣督蜀驟編制七師三混成旅周道剛將第一師劉存厚以第一軍長兼將第二師鍾體道將第三師陳澤霈將第四師熊克武將第五師劉成勳將第一混成旅陳遐齡將川邊混成旅皆蜀軍熊其勳將黔軍一混成旅爲黔軍

顧品珍將第六師趙又新將第七師皆滇軍他若川邊鎮守使  
殷承瓛所將滇軍及松潘西昌諸巡防軍尙不居此數蜀承平  
時庫儲常盈七百萬而養經制兵一協前尹昌衡編五師其時  
地方歲入千三百萬僅供軍費不足則乞中央鹽款佩金蹈昌  
衡覆轍旣以擁兵取忌後復以裁兵敗論者深惜之諸軍除存  
厚競爲召募餘皆不滿額第一師蓋收合周駿散亡第三師原  
額一旅第五師亦只一旅滇軍當蔡鐸在大周驛時全數三千  
五百人至是新招白徒補充以壯聲威第四師兵大半匪徒最  
無紀律而最多澤霈尤闖冗初游于滇後在江西受李烈鈞卵  
翼亦屬籍革命黨善伺喜怒爲逢迎嘗置酒候佩金從容出倡

家馮可卿佐酒歡宴雜譚一夕道路喧傳詫爲奇事澤霈揚揚自若竟以攫師長雖蜀人亦不直之而佩金不悟先是蔡鐸預舉鄒憲章爲財政廳長尹昌齡爲政務廳長嵇祖佑爲警察廳長三人皆諳練習政事號爲幹吏昌齡尤有能稱佩金以其不附己昌齡前在貴東道有抗義師嫌亦堅求去遂以楊寶民代憲章李臨陽代昌齡祿國藩代祖佑寶民遂寧富人楊氏養子清末捐知府署雲南白鹽井提舉後與陳澤霈比而事李烈鈞烈鈞敗自命爲革命黨人隨蔡鐸至叙永爲第一軍財政處長蔡鐸以其蜀人不疑後悉其奸將逐之則匿佩金所構佩金與鐸立異媚事佩金得攬財政權佩金頗賴以籌餉而其實無一

策臨陽商號天順祥之子亦不協物望政務廳操用人權諸滇市井窳人鄉愚無賴虱義軍而出依倚臨陽攫縣知事徵收買衣不稱而服相裏垢膩狼藉未除則肩輿煊赫過市而貌恇僂方飲酒市肆狎伎買妾喧豕竟日不休至官則貪婪無厭不識體統唯思取錢且販賣鴉片博什一蜀百四十州縣是輩幾居其半蜀人數百年習于拘謹見之譁然驚怪搢紳老成尤悵然歎恨競以佩金爲怨府矣蜀人習禮讓明分際顧性輕浮喜事好議論恥爲法所繩然至鋌而走險即亦不甚畏法佩金治蜀失人望方強引治蜀宜嚴之說其實無政策特與蜀人日相遠而已亦不親式賢者之門輿論率以佩金佻達漸播于遐邇中



中央政府聞之亦以佩金果不足蒞蜀且佩金雖故無所黨而漸爲革命黨人假借思竟易之遂先以戴戡長蜀分佩金民政權佩金疲身供億軍隊賴有民政權一旦卸去戴戡又所不洽諸依倚佩金者若石青揚楊寶民陳澤霈倡爲排斥之說騰詆戡榜于通衢一日數會集皆詆戡且詆中央政府卒無效而戴戡于六年丁巳二月一日入成都接省長印視事

### 紀羅戴之爭第六

初戴戡將黔軍出松坎攻綦江屢捷雖未下而牽掣北兵不得盡至瀘與滇軍爲敵頗以此自居功先與蔡鍔甚相得因師事梁啓超迨停戰戡愈與啓超結納先被任黔省長不赴逗留重

慶用川東巡閱使名目收拾潰卒意在蜀省長進步黨人利戡  
席有財賦外府爲請于中央政府蔡鍔又力主之竟得如其志  
顧戡性戇好使氣以細故與劉顯世齟齬幾欲率兵回貴陽顯  
世遜謝乃已當有清之末戡以佐貳爲滇錫鑛董事與熊範輿  
劉顯治等朋比借滇鐵路公司款入錫公司買股票取息爲滇  
人所惡又躬爲唐繼堯前驅取黔得爲參贊繼堯督滇戡復爲  
黔民政長率性而行頗不協輿論帝制興偕蔡鍔入滇與會議  
方侃侃陳說遽爲滇將張開儒叱止蓋惡黔人任可澄長滇而  
并及于戡方滇軍與北兵大戰後諸將日與蔡鍔不協而戡附  
鍔隨之爲屈申進退長蜀命下滇人愈切齒矣是時蜀第一師

長周道剛第三師長鍾體道川北道尹張瀾皆進步黨人素怨佩金思戴戴戡以相抵而劉存厚徒踞軍長虛位督軍省長俱無望亦附和周鍾戡藉進步黨之勢挾三師長爲聲援當成都騰訛戡時省議會黨戡者則發電迎戡語侵佩金道路訕訕謂羅戴且相攻中央政府命王芝祥入蜀兩解之戡遂將熊其勳入成都尹昌齡長政務黃大暹長財政雷飈長警政雷飈者與蔡鏗鄉里隨鏗十餘年亦得陳宦信任停戰後頗贊蜀滇事復導佩金先入成都逐周駿事定覬一師長不可得乃改事戡戡之始爲政也力反佩金所爲用人循資格不私鄉里戒取公家資貨起居崇儉樸日夕勤簿書譽稍集顧諸不附佩金者方以

戡爲壑故甚其詞以動戡利其相爭戡與大暹計蜀財專供軍用非長策則定月餉七十萬而置欠餉不理佩金數爭之不能得思裁兵則欠餉無從出竟束手爲戡所阨或謂戡實利蜀將帥有爭而故挑之激之戡之得第一二三師之援以入成都也相傳實預有密約是時唯劉存厚兵稍強可與滇軍一戰方鬱鬱怨望或謂存厚實受戡指且言存厚慮發難無餉戡于前一日使杜步雲持三萬金畀之步雲者張瀾遣之入省有所關說語雖無稽而戡能參諸將密謀與存厚日相接則有足徵者焉

### 紀羅劉之鬩第七

佩金在蜀頗得黎元洪維護而段祺瑞百計齟齬必欲去之所

請輒不允甚則佩金彙保護國軍有功將校亦置不理佩金既  
決計裁四五師各爲一旅滇軍留一師與黔軍同爲國軍餉不  
取之蜀本甚持平而劉存厚聯五師長電詆佩金厚滇薄蜀謂  
蜀軍一師年餉八十萬滇軍則百二十萬而利械盡入滇軍蜀  
軍有請輒不應陳澤霈竟比而傾佩金且削牘爲主謀矣祺瑞  
揚言以江朝宗或吳光新督蜀佩金憤甚思去會粵督陸榮廷  
請假入京面陳兩廣軍事佩金援以請而以講武學校校長豫  
人韓鳳樓護印往時佩金電京多不得復請假電即日覆至一  
一如所請諸將士相顧駭詫佩金請假出自果斷左右初不與  
聞既得請即艤舟江干示將行將士大譁馳電留佩金戴戡懼

密陳佩金不宜去狀湘粵黔諸督競電留佩金唐繼堯初不識佩金旨電責之謂何必去而不知佩金求留不可得也後繼堯連電中央政府言佩金裁兵方著手不當聽其去黎元洪遽電佩金緩行祺瑞不得已亦允之佩金既致憾于存厚且憾澤霈賣己則抗電請遣散四師示無意袒護革命黨而以劉雲峯代存厚期以四月十五日兩事並行先是劉存厚知不容于佩金乃輸誠交結段祺瑞左右靳雲鵬曲同豐輩祺瑞亦思用存厚以制佩金故事諸督請去留軍官中央政府無不允者乃允佩金如期解散第四師而遲劉雲峯新命不發且密電慰存厚謂去之非出己本意詞旨抑揚存厚風聞佩金密謀慮不測懼甚

急走鳳凰山司令部一夕數易寢所而寄妻子于法國醫生蒲伯良家中及得祺瑞電大喜過望旦夕將叛而佩金輕之不爲備方陳電總統謂存厚怯懦兵弱非不能強制實不忍也遽以四月十五日誘第四師駐成都者盡入督署臨以重兵悉取其械而遣之翌日命旅長何海清率五營兵至緜竹遣散第四師餘衆十八日曠暮劉存厚舉兵攻督署是日何海清在緜竹解散第四師他部取其械以兵一連送械至省薄暮叩西關欲入城西關有存厚守兵詰之對以謾語存厚兵遮留不遣事聞于佩金方以電話詰存厚而滇軍聞之大忿恨謂蜀人敢爾非創之不可佩金參謀長趙鍾琦再遣兵一連往迎械及送械兵比

至詬詈不相下繼以槍擊斯時已不能辨其孰先孰後矣西校場劉軍聞之逕發大礮轟擊督署佩金警衛團團長賈某一無備急令其衆閉門登皇城固守劉軍至乃還擊劉軍遂架礮于三橋及城西各處而分衆圍督署槍砲之聲達旦東校場滇軍亦還礮攻西校場全城鼎沸其實滇軍城守者僅二營兵劉軍有披髮掛紙錢煤塗其面執刀衝鋒者故死傷特多而皇城不能破翌日戰稍停戴戡與英法領事先後入督署調停坐語移時佩金從容笑語如平時曰存厚攻我當調停存厚我奚爲者語未終而存厚兵遽發礮彈落座間未炸座客驚起獨佩金不動曰滇軍未發槍礮而存厚攻不已諸公可證也英法領事先



與存厚約定然後詣佩金存厚背約再攻皆憤其寡信焉時滇軍自資中自流井宜賓瀘縣等處紛紛援省何海清亦馳回成都兵勢大增躍躍請與存厚一戰軍情憤怒不可遏佩金力止之謂須候中央政府命令于是佩金通電數存厚起釁狀力請加以申討而中央不卽覆四月二十日始下令謂據戴戡電稱滇蜀軍衝突罷佩金職授超威將軍並罷存厚授崇威將軍俱著來京而以戴戡兼署督軍編滇軍爲陸軍第十四師以顧品珍爲師長別命王人文張習赴蜀查辦蓋佩金電詆存厚爲叛而戡電不及兩人曲直特言兩軍相鬩而已佩金以督軍而任閑散將軍爲降階而存厚授將軍較師長職位爲崇反晉階焉

滇軍愈憤有請并攻戴戡者戡亦悟其危不敢受命佩金即日送印至省長署三送三却卒委之而去于是滇軍以二十五日出城駐兵工新廠佩金瀕行以電話召存厚言曰會圖都中相見存厚噤不能答佩金部衆尙日夕候佩金戰令而佩金審已衆少且料唐繼堯不能援即援亦不克即至故力遏抑之是時劉存厚終內慙且素畏滇軍強又已得崇威將軍滿其望姑大言必在途截擊佩金滇軍之退安然無戰事然有人謂佩金此時縱存厚不擊他日必愈難制者蓋知佩金以奉中央政府命自解而存厚必無去志後劉存厚再攻戴戡滇軍攻存厚而敗其言果驗初滇軍將士以劉軍攻皇城時伏于城下民舍城上

還擊多不能命中乃縱火民居環皇城三里餘一時蕩然灰燼  
迨滇軍爲佩金抑制不聽戰積怒于蜀人者愈甚凡徒步過東  
校場滇軍營前者盡斃之前後死者二百餘人大軍退時胥持  
交鈔迫商肆易現金沿途居民逃避一空競相謂滇軍淫掠其  
實滇軍非盡無紀律當皇城被圍時有滇軍至市肆強取布一  
束立爲其主將槍決布尙在懷抱間自滇軍去後蜀人冒稱喪  
資求振者無慮數萬人世乃爭詆滇軍凶殘然兩軍相戰時滇  
人寓少城在劉軍區內者受凌辱塗毒備至且有非滇人亦罹  
劫者則蜀軍亦未可言紀律也戴戡于難之初發也宣言中立  
畫城東南爲中立地以黔軍守之力禁劫奪居民爭避其間以

爲樂土顧滇軍銜之刺骨而蜀軍亦責戴戡不右存厚若忘前約戡恐佩金攻己思謝之則劾存厚不遵令停戰褫其職而催新任第二師師長劉雲峰視事存厚大恨知爲人賣環走室中竟夜急匿法國醫生蒲伯良家部將堅挽至再三乃出識者料存厚與戡終不免有爭矣佩金決計去職聞命即行雖其部衆跳躍必欲戰而佩金能抑制之主戰團長李植生憤而自殺佩金自詡能忍且愛民然滇軍駐資中簡榮威富順瀘宜賓等財賦地不啻割蜀膏腴則佩金爲計固較密矣

紀戴戡督蜀始末第八

六年丁巳五月一日戡若甚不得已發布告視事其詞甚謙以

會辦軍務署參謀長張承禮任副官長引蔣方震爲參謀長方震會長軍官學校前隨蔡鍔至蜀頗有時名至是以人望用之然遲未及至則以承禮攝其事用杜步雲爲軍需課長步雲負縱橫才故財政廳長黃大暹力薦之或曰所以踐張瀾前約也時傳滇蜀軍且復相攻得戡鎮定人民稍稍復業戡以書生起家佐貳未六年任封圻一身佩督軍會辦軍務省長三印年方四十軍興以來貴盛莫之能比然戡內有所懾仍居省署不敢即移皇城督署焉方羅劉兵爭時東校場及環督署居民受兵燹最烈戡引蜀人曾鑑總辦振局比戶存問卹以金然冒者特多災民本赤貧數戶共一室一破席一破甌以爲家至是各得

數金稱小康存厚亦使人潛稽受害者爲查辦時口實于是市肆列損失盈千累萬滇省議會亦發電責問滇人受害狀未幾查辦使王人文張習至重慶人文雖滇人當辛亥蜀人爭路時爲蜀布政使攝總督印以袒爭路者被斥蜀人頗懷之是時滇川軍各有所持戡不能即了有言人文之來爲覲得省長者人文不得已發電言此來不忍辦事非曲直職在勞問蜀民疾苦復與戡聯名發電求振金而遲不赴省劉存厚與各師競遣使詣人文獨佩金在宜賓以待查自居無所遣人文特遣楊寶民郎廷佐及天順祥商遲與周通意于佩金佩金謙讓引咎願撤簡陽滇軍別以蜀軍第一師填防方成議而杜步雲在成都

死于刺客蜀人樊孔周者自重慶赴成都道簡陽猝爲匪狙擊  
死步雲本張瀾所遣爲第二師師長接替事奔走者也猝被殺  
疑皆存厚所爲而蜀人則疑戴戡殺之滅口于是戡始與蜀人  
離會戡與存厚爭日烈人文旣不能行其職則思北歸紳商爭  
留之至蜀亂再作而去始終未一踐成都先是滇軍已盡退出  
成都久之存厚兵亦出屯鳳凰山當戡視事第三日存厚卽追  
理第二師欠餉達四十餘萬戡無以應則漫置之而催存厚卸  
軍事存厚詭言部衆激昂待撫輯欠餉不給無以完己責終無  
解職意劉雲峯久待而去戡意以徐孝剛替存厚孝剛與周道  
剛清末同任事陸軍學堂蜀軍官多出其門有鄉曲譽戡遣杜

步雲累促之孝剛未應而步雲死存厚揣知戡無能爲益添募  
匪徒編入第二師遣軍四出分提各縣糧款預徵明年上忙各  
軍爭效之戡反一無所得至督署額費不給請撥鹽款以三月  
爲限未卽得愈窮于應付而威望日隳矣迨張瀾自順慶來省  
若爲調停而意在踐前諾舉己爲省長首勸戡留存厚爲助且  
促戡與之速和面訂約束戡視之蔑如也不聽張瀾大恨而歸  
于是戡始與張瀾離戡視事之初令不能行于全省唯第三師  
師長鍾體道奉命唯謹體道素隨張瀾爲進退不啻瀾之部曲  
瀾與戡日決裂體道亦漸不聽命是時戡已不能留有勸之去  
舉周道剛自代者戡以爲道剛與張瀾比而傾己則故靳不與



使人示意體道令替己體道年與資俱不及且審戡非誠意則遜謝于是戡始與體道離故戡雖日電中央祈假實無去志人皆爲之危蜀軍唯第四師匪徒混雜其間爲最複雜雖經佩金遣散而大半爲存厚招之以去其餘散處溫江郫彭新繁縣竹諸縣間若張尊吳慶熙孫澤霈輩亦聚兵據縣治提公帑戡不能節制則漸歸于劉成勳成勳將第一混成旅稍親于存厚旋以小事齟齬聽戡命唯謹矣適懋功八角屯察都和尙若巴作亂分陷五屯僭稱通治皇帝戡命成勳討之成勳請餉械戡忿詈不與成勳遲滯未發兵戡遂別遣張尊討察都尊率衆過郫縣成勳營長宿靖南拒不使進戡聞之讓成勳成勳謝弗知于

是戡始與成勳離存厚乘之與成勳厚相結請于戡恢復第四師原額以成勳將之戡親削牘爲答辭語不衷存厚再請再駁詰不允往復文書雜以謾語成勳遂不候裁可而自置師司令部于是存厚軍愈強部衆殆達三萬人戡夜中置斥堠徧城東南隅戒備甚嚴若臨大敵存厚雖召黔軍將領與宴而與戡避不相見人民終惶駭莫審其意所在是時北方諸督軍相約入都世稱爲督軍團者逼黎元洪解散國會元洪難之思殺其勢則竟罷段祺瑞國務總理職時五月二十三日也諸督軍愈憤二十九日皖省長倪嗣冲首發難獨立詞詆元洪而段祺瑞亦聲言免職令無己署名于事不順附和之者徧大江以北方在

天津別設軍政府及總參謀處推雷震春爲參謀長洵洵若將用兵蜀中若戡方窮于自處無所左右而存厚致詞諸督軍請受驅策諸督軍日與存厚電文往復詞極曖昧存厚以櫛職師長竟外通北方諸督軍依之自固無復綱維戡乃盡調黔軍九營入省而傾意結歡滇軍將帥以爲緩急可恃旋得滇軍覆電願助討存厚而不悟前隙未泯人方欲借存厚以死之未幾復辟事起未五日而亂再作戡竟以死乃不得比于佩金之安然以去戡之誤在以書生操縱軍事倘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歟

### 紀戴劉之閔第九

七月一日都中復辟成都始聞之初大江以北諸督軍設軍政府總參謀于天津北洋系與黎元洪爭既烈張勳以長江巡閱使皖督軍將定武軍六十營合二萬人鎮徐州自居清室舊人素主復辟勢最强橫自袁世凱之歿北方諸督軍以五年九月及六年一月兩遣使會于徐州勳爲主盟所議甚秘外人莫知至是北方諸督軍合而抗黎元洪元洪力不敵思遷就息事五月二十八日以李經羲代段祺瑞任內閣總理經羲倡議溝通南北以勳任調人勳知勢有可乘則逕率兵五千人入都首迫元洪解散國會與北方諸督軍和馮國璋力贊之元洪唯命是聽特避言解散六月十二日下令改選國會諸督軍皆受命矣

勳遽于三十一日夜半奉宣統帝再登極稱上諭自爲政務大臣命官吏有差或言勳實豫謀之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後祺瑞國璋背約然觀勳所命官不及祺瑞國璋卽有約亦要結不固七月四日祺瑞首誓師討勳十二日入北京勳走匿荷蘭公使館事定黎元洪去職馮國璋代之而不言復開國會後來護法之爭卽基于此勳初以劉存厚爲四川巡撫而不及戴戡黔軍斥候愈嚴掘戰壕于少城之東一夕數驚居民走相戒慮禍至無日蓋戡早非存厚敵特假中央政府命以臨之戡數祈假得溫諭勉任艱難及北方大亂戡驟失所倚存厚日與北方諸督軍通消息蜀距京遠不審段祺瑞意旨以爲或同于勳故存

厚雖致電各師及滇軍特探其虛實嚮背而實依違兩可戡贊勳贊共和在蜀皆有所忌處兩難間七月二日得梁啓超自天津急電乃敢宣布戒嚴通電討逆而先以電話質存厚謂已當出師討賊以蜀事相託或留蜀僅任省長唯所命存厚遜謝謂前未復辟時已發電主共和矣猜嫌可泯戡信其言爲誠翌日率黔軍移居督署或曰戡已知不免入督署所以攫城自保然黔軍移督署舊有槍彈數十萬盡擲諸舊旅部中不取而胥儲一未備則謂戡本無戰志可也當戡大集將吏及蜀摺紳議討賊存厚約與議而託腹疾不至遣參謀長林爽汪可權旅長鍾志鴻舒雲衢等與會矢言討賊熊其勳謂存厚必通電拒僞命

爲信存厚難之以爲拒與否特餘事無足輕重其勳迫之不已雖稍辯難而林爽等矢言無他于是戡議分全蜀之兵爲二路分嚮陝鄂命存厚嚮陝力以留守轉餉自任五日晨存厚驟持異議初戡遣黔軍檢查電局存厚以爲備已抗之戡數截留北方致存厚密電存厚亦欲檢查電局戡初難而後允之旋存厚復謂留則共留去則共去意在索會辦軍務戡允以存厚任討逆軍總參議特設總參議廳爲存厚地正訂章程而存厚軍自鳳凰山遮入城徧城之西北隅與黔軍相持黔軍先已徧布城之東南隅兩軍雖未縱槍已間不容髮日午黔軍守城外兵工新廠者譁言劉軍將來攻抵暮徐孝剛數四奔走兩軍中任調

解尙在督署未去請黔軍撤備免驚居民願以一家生死保劉軍不叛賊持劉軍必先撤備且漫言存厚敢于相攻則亦願不惜死而不能坦然開誠以息禍孝剛始鞅鞅去是夕午夜兩軍逼處在西北城者先縱槍全軍應之未知首覺者黔軍言劉軍斥堠闌入其境挑釁詰其退而語不遜致起釁劉軍則謂黔軍先攻大抵初無軍官命令兩軍積恨深樂于肇釁賊與存厚固不敢先發難旣發難則亦思并命死其敵矣黔軍若熊其勳劉軍若鍾志鴻賴新輝等皆躍躍思戰賊大言欲戰而實無戰志存厚則志在一戰而方彌縫前攻羅佩金事難于先發張承禮徐孝剛者事權不屬雖以調解自任而終不見納卒至一發不



可收拾戲與存厚皆不能辭其咎焉是夕黔軍之半與劉軍戰于北校場及西城樓劉軍在城內者無實數自言只兩連大約五倍之新入城者又倍之與黔攻軍數相埒初戰黔軍銳甚不可當六日之晨劉軍漸不支黔軍且戰且掠民居火其屋北校場及鐘鼓樓街煙燄衝天竟不能逐劉軍出城劉軍得從容引黔軍盡至西北城戰方酣別出一軍衝東校場據之逐黔軍入皇城黔軍皆守街口劉軍習于途徑每入民居壞屋壁從街中呼而縱槍居民恨黔軍焚掠亦大呼以助劉軍故黔軍不戰輒走比日過午黔軍在西北及守兵工廠者皆敗退退則火民居以斷追軍城中權于火者殆過萬家簡陽本有黔軍兩營可以

殿後者戰時盡調之入城自得勝塲以至簡陽盡爲劉軍遮斷是時其勦主孤守以待滇軍之援張承禮雷颺黃大暹則料滇軍未必卽至說戡全師以退戡無所主遣承禮介法領乞和存厚不答戡命承禮颺大暹使于滇軍竟從其勦言決意死守承禮颺大暹從小道至賈家塲翌日劉軍掩至獨颺逾垣而遁間關至資中滇軍中承禮大暹俱就縛翌晨先後就戮承禮浙人素以和平聞戰非其所主張臨戰猶奔走調解而竟以死劑其腹支禮不完人頗悼之大暹爲財政廳長頗爲戡戡策畫軍事思以齟齬諸軍滇川軍皆惡之有言大暹嘗說戡誘殺存厚故存厚欲得而甘心或謂大暹之出挾多金所部衛兵殺而越其

貨者則飾詞也其實大暹數以餉阨諸軍有取死之道焉自七日  
至十八日凡十有二日間城內戰不息黔軍據皇城固守劉  
軍環攻之者二萬人若陳俊廷巫人元張升廷吳慶熙諸匪皆  
混跡劉軍中第三師鍾體道兵一團至省而不助戰存厚出賞  
格購戡與其勳皇城終不下黔軍數衝鋒出擊斃劉軍甚衆夜  
中黔軍自督署中煤山礮擊兵工兩廠供劉軍槍彈者也多命  
中廠中工作至不敢放汽筒黔軍每出必焚掠失人心然劉軍  
亦尤而效之至刦法領事居存厚誘爲不知是時黔軍無宿糧  
幸督署有倉穀每日舂食之食無鹽宿無燈火軍士晝夜守城  
且衝鋒出頗有傷亡已無固志而戴戡終始無決斷守走俱無

定策軍心無所維繫滇軍約戡死守五日當來援逾期不至以爲終不至矣十五日戡命一營兵出督署攻據南城樓爲出走計劉軍遽焚燒南城民居斷黔軍爲二其據南城樓黔軍逾日出城遁者半餘復歸督署戡不知滇軍已西上適劉存厚使黔人鄒憲章請戡退師獻三萬金爲犒戡允退師而不受金以督軍省長會辦軍務三印歸省議會約黔軍在途不劫掠劉軍不追襲訂約易質爲信戡前請和于存厚存厚不顧至是存厚一請戡遽諾之而不悟存厚方患滇軍西上恐戡出皇城夾擊戡乃墮存厚計中則權奇自喜者往往有時而窮故也十八日戡戡熊其勳雜兵衆中出成都黔軍尙二千餘人人皆疲恭軍氣

不揚及出城存厚所遣爲質者遁去其勳猶不疑招鄉農爲嚮導存厚兵易服雜鄉民中故引之入小道迂回往復至暮纔行三十里抵中和塲宿焉途中黔軍已漸有散去者翌晨方思出籍田舖往仁壽與滇軍合存厚所遣吳慶熙兵已四面合圍黔軍且戰且走戡遂與其勳相失戡行至秦皇寺故有大小二徑唯小道有劉軍戡不審虛實從小道行不能前復折至大道則劉軍已由他途繞至戡知不能脫拔槍自擊死存厚暴其尸于北塔寺而揚言非戡從戡副官參謀尙三十餘人皆成擒其勳易服行至簡陽亦爲劉軍所擒械繫送存厚所初以黔軍焚掠歸罪其勳將付凌遲有斥其非者乃斬于兵工新廠死狀極慘

後劉顯世請卹其勲謂被戕于九道拐者未得其情也其勲桂人廩于庠初從黔人唐爾鏢爲巡防軍營長積功至統帶後爲團長護國之役攻綦江勇悍頗有戰功每自負有胆輒當士卒先負氣與戡時有異同當復辟時方避不謁戡屢召始至持論粗獷尤鄙存厚勸戡乘存厚無備先攻之不許旣戰復欲分兵之半自督攻鳳凰山覆存厚巢穴請戡與劉軍堅持于城中又不許其勲瀕死遺書其子謂事非其主死不足惜唯健兒五千人同赴邱墟爲至可痛蓋黔軍在城中戰十二晝夜死傷三百餘人退時死傷倍之能從間道達滇軍者不及一營餘皆散亡殆全軍覆沒其勲始志在戰終在守戡不能用以致皆敗故其

勳云然戴戡既敗沒存厚諷居民迎己入城省議會識其意歸督軍省長印謙讓不受自稱攝軍民兩政競募白徒遣赴前敵禦滇軍城中四司令部曰警備曰警察曰城防曰衛戍皆用奸民爲偵探刺取里巷言語以搜黔軍爲名任意劫掠所捕殺者皆無辜日至數十人皆莫得罪狀劉軍強入人居警察詰之則殺警察存厚一置不問方日迫使諸搢紳爲發電頌己功德數滇軍罪狀語半不實每有騰刊之文由存厚左右草擬至電中央政府索督軍省長綱紀蕩然無存矣

### 紀滇蜀兵爭第十

先是戴戡發電于各軍言劉存厚受僞命己不屈狀以求援兵

羅佩金得電馳至資中召各將領集議七月十三日發兵西上以劉雲峯爲右翼總司令韓鳳樓爲左翼總司令同趣犍爲嘉定趙鍾琦出中路趣仁壽顧品珍當東路備周道剛及鍾體道以劉法坤守自流井而佩金自爲總司令居宜賓策應各路初約戴戡死守五日乃過期不至蓋滇軍雖急欲擊存厚而憤戡前嫌方利其敗故不欲疾行是時戡尙在成都滇軍自資陽至簡陽二程可達劉軍首尾不及相顧可一戰得成都劉軍惶駭萬狀居民皆言滇軍旦夕且入城乃坐聽劉軍從容與鍾體道合縱戡固以此死而滇軍百戰之餘亦以此敗佩金旣發電西上周道剛首宣言中立存厚懼甚介鍾體道張瀾求和于滇軍



歷述前此戴戡離間滇蜀狀佩金不理體道憤而電中央政府請進止得復令拒滇體道素號謹慎不妄舉動當存厚攻戴戡體道兵至省而不預戰至是乃與存厚合而拒滇矣佩金意在守資中以攻仁壽嘉定初戰銳甚趙鍾琦驟克仁壽韓鳳樓克犍爲進攻嘉定下之劉軍旅長陳洪範遁鳳樓遂合劉雲峯之兵進攻眉山是時劉軍亦張兩翼應敵鍾體道當右翼劉成勳當左翼以彭光烈爲總司令光烈辛亥曾爲師長者也合諸路軍號四十八營共二萬五千餘人滇軍約一萬人自資陽瓦仁壽青城三百里間皆爲戰場滇軍取仁壽者進窺籍田鋪距成都不及百里眉山一下成都卽無西險存厚日夕恐懼新募白

徒不及教練驅之至兵工廠待一槍成卽搆之赴戰城中空虛  
謠言存厚已遁者而滇軍戰愈利無不一當十劉軍團長賴新  
輝鄧錫侯等奮勇督戰始得與滇軍相距于仁壽滇軍攻眉山  
者復三晝夜不能下劉軍氣始壯佩金預計克嘉定卽移總司  
令部駐之鳳樓旣下嘉定遂合劉雲峯兵溯江逕趨成都劉軍  
阻險距于眉山滇軍圍之數重血戰不下劉軍援師日集而滇  
軍之援不繼佩金亦未遵前約移駐嘉定前守嘉定旅長陳洪  
範尙有餘衆在夾江瞰嘉定無守備襲取之計滇軍得嘉定五  
日而復失援路益梗雲峯鳳樓大困以眉山城守堅不可下則  
欲佯退至青神誘劉軍至平原而據險邀之比至青神則已不

能軍再退一日數合士卒張皇失措適天雨洪水暴發濟江無  
舟沒于水者殆千人劉軍邀擊之滇軍大敗損失器械無算獨  
雲峯鳳樓以身免焉趙鍾琦與賴新輝之距于仁壽也城數得  
數失互有殺傷鐘琦卒以無援退守威遠蓋第三師鍾體道遣  
團長張鵬舞攻資陽與滇軍團長趙寶賢相距寶賢乏槍彈致  
敗鵬舞素能戰前隸屬周駿爲滇軍所敗必欲雪此恥應戰甚  
力資中守兵少無所爲計劉法坤擁兵在自流井亦坐視不救  
寶賢遂棄資陽而遁第三師得分兵援仁壽仁壽勝則援眉山  
故滇軍之敗敗于輕進無援且蜀人苦其騷擾每助蜀軍逐之  
大抵爲戰恃得人和前丙辰北軍不利失人心也黔滇軍皆強

于蜀軍而皆敗者亦失人心也資陽既失滇軍阨資中自流井威遠榮縣爲守而以瀘敘爲窟穴適周道剛以調解自任遂停戰時八月七日也初戡與存厚相攻戡發電言存厚污僞命而存厚通電諱言發難詐稱黔軍逼攻北校場焚掠民舍居民痛哭請師入城救難乃于七月七日率兵入城云語惴恍不可究詰周道剛與張瀾首發電報兩軍相攻狀請嚴令停戰自後續有陳述大約請北軍援蜀止亂時段祺瑞再當國本惡滇軍而陰贊存厚終以存厚兩次肇釁公論不與難以蜀界之七月二十四日命道剛代蜀督率師解成都之圍八月十一日道剛受命就職於重慶存厚頗怨道剛坐收厚利日發電促道剛入成

都而日諷其部曲及省議會致電道剛謂重慶根本不宜輕離  
又道剛首請卹戴戡及從戡死難張承禮黃大暹熊其勳諸人  
省議會通電謂不當卹詞甚峻急存厚與道剛幾至決裂賴張  
瀾兩解之遂僅不卹其勳旋體道受瀾旨停戰示若聽命于道  
剛于是道剛力舉瀾長蜀竟得請二十四日以瀾護理四川省  
長當滇川軍停戰時道剛數與佩金協議令滇軍退至蜀邊佩  
金佯諾之道剛初意滇黔軍既退當足以折服存厚故與存厚  
相持不稍屈及見唐繼堯于八月十一日發通電擁護約法詆  
祺瑞再出任總理未得國會同意元洪不應卸職且責中央必  
懲辦亂蜀禍首滇軍雖自資中退而瀘敘方大增兵道剛知和

非誠意乃急挽張瀾力白于存厚倡言保省謂嚮特與滇軍委蛇意實在戰本與存厚旨合復迎祺瑞所遣吳光新率四混成旅入蜀爲己助光新遂以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十月十四日滇軍黃毓成遽攻內江下之存厚志在據蜀嫉道剛得位稱疾且揚言將與滇軍和以索軍務會辦比得祺瑞密諭乃合鍾體道與滇軍大戰於榮威內江三十一日中央政府下討伐令討滇軍滇軍已敗黔軍攻內江者亦旋退十一月四日張瀾入成都接省長印視事道剛瀾旋皆卽真存厚亦得會辦四川軍務蓋中央政府決意對西南用兵籌備召集新國會期參議院以十一月十一日開會而國會議員吳景濂等先于八

月二十五日入粵開非常會議廣東省長陳炳堃宣言自主滇軍張開儒復左右之非常國會遂于九月一日舉孫文爲大元帥設軍政府及各部令西南各省起兵護法十八日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宣言獨立祺瑞所命湖南督軍傅良佐不能討旋爲其部將王汝賢所逐汝賢方通電主和南北而粵桂援湘軍已次第克寶慶衡山衡陽湘潭遂以十一月十七日入長沙汝賢倉皇夜遁去良佐出走未三日也後五日祺瑞尙欲大舉征南爲馮國璋所扼乃引咎辭職滇軍聞之益磨厲思大舉攻蜀號爲靖國軍由護國而護法致南北大戰其事不具于此

雜紀第十一

蔡鐸規蜀爲霸圖唐繼堯繼之爲就餉曰護國者美其名也周道剛張瀾倡言保省而實爲進步黨地蜀擅財賦據天下上游故段祺瑞重之西南爭之祺瑞與西南不兩立者也而進步黨操縱其間故益糾結不可解

護國者所以覆袁而已袁竟覆于自斃繼袁者黎段位歸于黎事任歸于段若國璋由副貳以覬大位榮廷亦得兩粵獨繼堯功高不賞祺瑞使人賜勳刀猶誠以少年去驕未幾繼堯所舉教育總長王九齡過滬竟發其運煙事抵九齡罪下之西獄祺瑞左右爲謀傾險若斯卽不爲繼堯尺寸寬假獨不顧國體乎又未幾而蜀難作皆所以制繼堯而不知繼堯與佩金固不協



也故佩金不得不敗佩金敗而靖國之師興矣

常璩有言曰蜀必先天下而亂後天下而治辛亥爭蜀路而武漢起義羅戴相爭而對德宣戰羅劉相爭而張勳復辟劉戴相爭而南北戰起又鍾會鄧艾郭崇韜皆死于蜀端方趙爾豐亦不免戴戡又後死焉何古今之若合符契也

蜀軍當丙辰義戰每戰輒北滇軍奪藍田壩界蜀軍而不能守一夕潰至江安焉比滇蜀再戰陳經中彈不退仁壽之爭兩軍死于陣者殆三千人又蜀軍官例不督戰及賴新輝張鵬舞郝熹投袂而起以逐滇軍乃冒死銳進竟以致勝一戰而蜀兵強然蜀兵愈強蜀禍愈烈矣

戴戡好大言每會集將吏獨有戡議論言皆不衷雜以忿詈掾屬持公文視戡不當戡意至抵之地戡起佐貳人譏其無體度然戡死而其家至無以自贍則戡廉于取與衣食寒素無異恒人頗亦爲人所稱

戴戡守皇城存厚百計攻之不能破死傷良多戡衆恐存厚兵緣城而上則每夕執炬照城下大聲呼備存厚兵聞之乃決計埋地雷轟城顧城堅入土者尙丈餘不可掘力掘數日乃竟事而不能如期轟發故卒不能入城戡衆善攻堅故亦善守比退則軍心散離竟全軍覆沒自軍興以來雖敗軍未有如戡之甚且速者也

滇黔軍善以少擊衆初戰輒勝再戰無不敗者若敗而能振斯可堅持矣故謂蔡鐸戰于瀘納雖無奇功而堅定不可及當滇軍攻取宜賓時安邊之戰滇軍勝矣而營長有散失三日不歸營者北軍則雖敗猶能集合滇軍將自以爲弗若焉

滇軍強而護國軍與滇軍固善戰然所恃者利械也械皆陳宦治軍時以截曠所積資買自德國若山砲機關槍步槍新式犀利過于北洋諸鎮滇本邊隅初意練兵兩鎮以餉難繼先成一鎮械則倍之彈藥尤多此滇軍之所以興也蜀軍多于他省數倍者則四川武備學堂學生成就者衆蜀建兵工廠其費千餘萬金機械勝于滬漢兩廠亦皆陳宦佐錫良經營以備邊者乃

爲全蜀造亂之資異矣蜀滇東三省新軍皆陳宦規練所費逾數千萬金若他將兵者必多染指而宦清節彌固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方去蜀時召紳耆示以一年餘所用兵費合蜀軍二師一旅及巡防軍又宦所將三混成旅剿匪禦滇且供億北軍入境芻蕘夫役費僅六百萬尙謂不無浮泛聞者咨嗟歎息以爲非意所及也